

女作家小說選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

現代女作家小說選

(全一冊)

(定價

元)

編輯者

儲

菊

人

出版者

正

氣

書

局

發行者

春

明

書

局

總經售

春

明

書

局

版權所有

現代女作家小說選目錄

消息	丁玲	一
他走後	丁玲	一二
超人	謝冰心	三〇
第一次宴會	謝冰心	四〇
姑姑	謝冰心	五三
畸侶先生	黃隱廬	六二
蘋果爛了	黃隱廬	六八
淪落	黃隱廬	九四
酒後	凌叔華	一二五

現代女作家小說選

消息

丁玲

一

「老太婆，廚房裏去吧！」她的小兒子阿福爬完了吊梯在那門洞裏鑽了進來。在他後面爬進來的，又是那個穿灰短衫，脅裏夾着一件捲着的長袍的人。

老太婆正坐在靠街的壁洞邊，有橫豎兩尺大的木板可以拉開，一片天光在那裏射進來。她在那裏替她的孫子補一條褲。

兒子望也沒有望她，便脫下藍布褂，坐在牀上了，一邊讓着那人坐。

老太婆懂得又是那回事了。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，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，更不把娘看得起。於是在她的心上，悄悄的罩上了一層被漠視的悲哀。她捲起那堆破布，望了望那人，便彎着腰走出去了。可是她並沒有到廚房去，卻在吊梯邊又爬進另外一

個門洞，一個小到祇能睡一個人的攔樓。這裏是即使在白天，也是魅黑的，隔前樓祇一層稀稀的薄板，前面的說話，可以聽得清清楚楚。

接着又來了幾個阿福的同廠的，都在老太婆的眼前邊，在那個搖搖欲墮的吊梯上爬上了前樓。

老太婆聽着他們已經開始，便屏住氣用力的聽着。不肯放過一個字。

因為是黃昏的時候，巷前巷後都添了許多人，好些人光着赤膊在門外抹身。好些人坐在矮板凳上，拿一把破蒲扇趕蚊子。大家戲謔着。而且又有人在着啐一些不同的小調。聲音唱得大聲了，常常妨礙老太婆的聽覺。可是她還是一點也不心躁的耐心的祇注力在前樓上。

天色黑了下來，家家都在弄夜飯，柴的煙，劣等的油煙，在每家飛騰，氤氳在幾條弄裏，又慢慢向上升，飄去了。可是那小的攔樓，卻沒有通氣的地方，舊的煙塞在這裏，新的煙還要竄了來。老太婆便忍不住的不斷的噓了起來。

「咳咳咳咳咳咳……啊——噓……」

噲得太厲害了。便聽見前面房子裏有什麼人說：

「你娘病了嗎？咳得這樣很！」

於是阿福便又大聲說：

「老太婆！叫你下去！這樣熱，躲在那裏做什麼？」

她曉得他們在嫌着她了，卻偏不肯下去。用一塊布抵着嘴，讓眼淚鼻涕流滿臉上。因為她還要聽他們說一些什麼。

媳婦同孫子已經在後門口喫飯了，叫她，她不應。

蚊子成羣結陣的來襲擊，她輕輕揮着，在他枯老了的沒有血的一雙手上，也咬了許多口，好好地方，都小塊小塊的墳起了。

過了好一陣時間，那幾個人才走了。阿福也走到廚房裏找冷飯。老太婆便也從那黑洞裏爬了出來。

「老太婆，你病了麼？」坐在後門口，抱着小狗子的媳婦，和正在裝飯的阿福都同時問了。

「哪裏？我滿好的呀！」寫明在她滿臉的皺紋裏的，說明在她的聲音裏的，是從心上漾出來的一些滿足的高興。不過她兒子和媳婦卻沒有覺得。

二

兒子和媳婦都上廠去，小狗子也在弄裏同隔壁的一些小孩子玩去了。她一人又坐在那原地方替樓上住的得發補短褂。得發衣服都破得不像樣子，他老婆總分不出時間替他補一補。她白天在廠裏，清晨夜晚，忙燒飯忙洗衣服還忙不過來，那裏有時間替他補衣服呢？她一邊補着，一邊卻有點覺得不安起來，有一些話，總想找個人談談，而且總想做一點什麼才好。可是找什麼人呢？連兒子都看不起她的？究竟要說點什麼，做個什麼，她自己也攪不清。一個人很苦悶的，又坐了半天。不過心裏面是總沒有把這事放下的。到後來連自己也不覺得的，怎麼就走到後弄的王婆婆家了。王婆婆在一個木盆裏洗衣服。她站了半天，同她說了幾句閒話之後，便忍不住的並沒有想的問了：

「你還記得前一晌到恆豐里去喫飯的事麼？」

那裏會忘記，大夥兒燒，大夥兒喫，祇要窮人都有份，我說要長遠那樣就好了。」

王婆婆爲這個記憶有點興奮起來，把洗的衣服不管，站了起來，兩隻水淋淋的手，便在兩邊衣服上擦着。

王婆婆隔壁的李老娘，這時正走了來，聽到了這話，也興致洋洋的插嘴了：

「嘿，起頭還不信，阿三跑來報信的時候，都說他扯謊，世界上那裏會有那樣好的事？到後一去看，才曉得是真的。不是那邊那些人喊還不敢喫呢，可惜就不長，那起短命的巡捕和東洋包探來趕跑了啦。唉，真可惜，大灶大鍋全打壞了。」

「喫飯也犯法麼，這批死對頭，真容不得我們，不知道關他們什麼事？」

「你們知道那是什麼人拿出錢來的麼？」老太婆故意認真的問着。

「怎麼不曉得？都說是一個姓劉的拿出來的，後來被趕跑了啦！」

「姓劉的，他那裏有錢！有錢的人肯做這種好事麼？那不曉得就多給我們幾個工錢還好些。這個錢是……」老太婆說到這裏並慎重的把聲音放低了慢慢的說了出來。

「哦……」王婆婆同李老娘都驚詫起來了：「那這是個什麼人呢？」

「不是一個人，是好些，說是有一百萬個人大家拚攏來的一筆大款子，特爲我們匯來的，因爲東洋人打上海，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，餓飯，所以才說是燒飯大家喫啦！幫窮人的。」

「難怪！這樣才講得通，窮人幫窮人，我說呢，那姓劉的又不是傻子。你這個老太婆，從什麼地方聽來的？」

老太婆的常常在被漠視的難過，已經完全跑走了。祇覺得非常高興。而且非常大胆的說了起來，她好像自己已經懂了好些東西。

「從前也睡在鼓裏的。可是我聽見了啦，說是他們打了勝仗，在商量送東西……」

「這個是應該的，他們既然幫我們，我們也就得幫他們……」李老娘自以爲是這樣說。

「就不曉得幾時來上海？」王婆婆望着老太婆，希望她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覆。
「來總得來的，遲早就得看我們，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來得很，送一些東西，還打

什麼電給他們，那他們就來得快些，因為他們怕我們望得很。還要告訴他們我們苦得很，那也一定得先來這裏……」老太婆很有把握的說了。這些說並不是聽來的，而是她意識着的，她相信自己並沒有扯謊，那一定是真的。

「我看，我們也想個什麼法子送一點什麼東西，東西不怕粗，是一點意思，不會笑我們的。你們說呢？」

李老娘的這個主意真不錯，把老太婆的心說開了。王婆婆也贊成。大家就商量買什麼東西。祇是都祇能拿出幾個銅板，買什麼都不夠，於是又愁倒了。後來還是李老娘主意多，她說再選幾個老太婆就容易了啦。

這幾個老太婆一想好了主意，便高興得孩子們似的，咧着缺了的齶嘴，分頭找另外的。一些老太婆去了。

三

現在有了新鮮事做啦。三個老太婆去買布，兩個老太婆去買線，線買啦，要三個銅板一縲。家裏媳婦還有幾根的，不夠再跟別人討幾根，不用買了罷。於是又包着幾個銅

板回來了。買布的幾個老太婆，老站在布店裏打圈子，決不定買那種，眼睛望着好些的，手在口袋裏數銅板，真難啦，買得太不像樣丟人的。

「我看，就這個也算了，媽虎點吧，這個也要三百六十錢一尺呢。」

鋪子裏的店員問她們買了做什麼用的，她們肚子裏好笑，說不出口。算了，就買這個吧。兩尺夠不夠？」

「夠的，要他多放點吧。」

「夠，好貴，三百六十個錢一尺的紅布！」

紅布放在懷裏，像寶貝似的捧着回來了。

什麼都安排好了，十幾個老太婆圍在一塊，可是又有人說要釘花，她看過別人的，也是釘了花的。是的，既然東西是送人的，就總得合式，於是又拚了錢，派人再去買黑布。東西做成了。針線並不高明，花樣也釘歪了。可是個個老太婆心裏都歡喜，像捨不得這禮物的老望着。這是一件大禮物，把東西捲好了，她們大家又說到一些希望來了。說得忘了神，就像真的上海的世界變了一樣：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，加了工資，禮拜天

還有戲看呢，坐包廂，不花錢……

之後，東西就交把老太婆了，她答應一定交到，可是大家都想：「唉，不曉得要我們老婆子的東西不要……」

四

兒子同着那人又來了。老太婆聽到他們的脚步聲，心就跳了起來，在補着衣服，拿了針的手，也微微制不止不住的抖着了。她故意不看他們，仍舊坐着不動。

「老太婆！你到廚房去坐！」阿福又這樣說了。

她想答應她兒子一句話，可是說不出來，於是便去捲那堆破布。

手指觸到了那包東西，心又猛的跳了起來。她擡頭去望那人，那人正望着她，非常和氣的。他好像又有了一些勇氣似的，拿起了那捲破布，也拿起了那包東西。她走到梯口時，又躊躇了起來。

「老太婆！你要什麼呢？」阿福看見她那尷尬樣子，便問了她。

於是她又走回來。回到那人身邊，很決然的從懷裏把那包東西拿出來遞過去，她

說：

「這個是送他們的，請你轉交去……」

「那個……」那人接過去了東西。

「他們！你們常常講的，我們曉得的……」

「哦……」那人有點覺得了。

「十四個老太婆拚攏來的，一點意思……」

紙包在那人手裏打開來，他歡喜得笑了。阿福也驚奇的叫着：

「老太婆！是你們自己做的嗎……」

「是的……」她歡喜和着驕傲，她有點抖起來了。她忍不住的又咧開了嘴。

「呀！你們真好，我一定替你們交去，還告訴他們這裏的老太婆都自動的送東西，

愛護他們希望他們勝利……」

「要他們早些來！」老太婆替他補充着。

「老太婆！你怎麼曉得的呢？」阿福問她。

這時她得意的笑了：「我聽得的呀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都真的高興的笑着。

可是老太婆又忸怩了起來，她望着他們兩人，好半天才鼓勇氣慢慢的問道：

「你們那個會，也要老婆子麼……？」

「什麼會？」那人故意逗着她說，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。

「曉得的，你以為我不懂麼？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。」

「這老太婆倒壞呢！」那人心裏笑着。於是又趕忙點了頭，告訴她也要老婆子們。

「那就好辦，祇要你把上頭的意思告訴我，她們都肯照着做的。二三十個人一邀就攏來了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……」

另外幾個人這時候也從梯口爬進來了，都問着什麼一回事。

老太婆臉紅紅的，不過在那又黃又黑的老臉上卻看不出，她夾起破布走下樓來。

「呀，真好！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！」幾個年青的人同時快樂的說着。

老太婆心裏也滿着愉快，在梯口邊掉過頭來看，她們那東西，鋪在板凳上的，紅的上面又釘了黑花的，放着無限的光輝。

他走後

丁玲

麗娜剛剛把他送走。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。

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，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娜，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，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。

他曾兩次反轉身，用着可憐的眼色。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，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為積水所淹的胡同。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，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。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，（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）那又為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，領一下那美麗的頭，讓他在椅子上也好，地板上也好，蹣過這一宵呢？如其她肯，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；她若是倦了，他可以看着她睡去。但是所有的言語，都無用，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。她

忽略去了一切，無論那臉嘴，那聲音，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，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：『唉，天啊！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！』然而在現在，在這夜，她已飽餐了那使她想望的醉心處，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。這是他的習慣，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，沒有什麼人，什麼聲音來擾亂她。靜靜的，她便來想到一切，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，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。現在是時候了，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。她已懂得了許多，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。她很感謝他，她說：『愛，秀冬乖乖的回去呵！想着我，愛我！想着我，一直到明天！』

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，那潤溼的，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瞅着那可憐的，膽小的眼睛上。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來摸去。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，是又愛極了，恨極了的摟抱呀！

她很高興，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。她越固執了，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。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：

『回去呵！聽話啊！不要怨我！明天再來！明天我將更愛你些！』

這異常使他心傷。他能嗎？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，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，來接吻他嗎？他能另做出一副樣子，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，來屈服於他嗎？他不能，他想到了，他想到許多，然而他不敢。他怕，他實在太愛她了，他怕了的她失歡，他捧起她的頭時，他幾乎想哭了……

『麗娜我聽你的話，我回去，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……唉，最後五分鐘，讓我再看看吧。我要明天才能來，一清早來可以嗎？』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：

『唉，你這樣狠！你這樣狠！你還說你愛我呀！』

麗娜也曾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，有點抱歉似的，但因爲素來就如此强悍，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，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，默着了，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。他只好帶點抱怨的，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。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。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，在平鋪着，又緊裹着的軟被上，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，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。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。

麗婀也趕緊送着他：

『明天早些來，愛的，秀冬！』

他是走了一陣緊，一陣鬆的細雨，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。

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，麗婀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；電燈又明亮，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！

『唉真的，我不愛他嗎？我實在愛他的！唉！我愛你，秀冬！』

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，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，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，那在雨中的心情，所以她仍然又很開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。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，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，牠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，那就爲她吃點苦，是應該的。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。

火爐的門大敞着，煤炭都着上來了，熊熊的光閃耀着，許多火舌都朝上奔。地板上，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，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。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，是更形燦爛了，紅紅綠綠是花朵，時閃着金銀的光，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，

卻把整個身體，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。麗珂看見這些東西，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，吃吃的笑起來，她很想跳起，去把那可愛，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，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，是剛剛把被掀起，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。而且那美的俊眼，長長的，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，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，眼光是那樣粘滯，那樣溫柔，那樣有情趣，最後似乎是在那懶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，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，而心中就又頻頻的，那樣無主的回響着：

『唉，秀冬呀！』

是的，她更愛他了。她怎得不愛他呢，他使她有了了一個感覺，感覺她愛過一個人？她怎得不愛他呢，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？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下，在兩個手上，她都感覺出那熱來。她想到他的手上，他的手是那樣大，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，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，輕輕的捻着的。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，只覺得異常可憐，那樣又瘦，又小，又柔軟，她覺得是手，縱然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。她更珍惜起這手來，將牠安穩穩擱在花綢的被上，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，來犧牲他的一切的。

唉，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？於是麗婀望着右手笑了。因為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，圓圓的，白白的，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，纖纖幾個手指，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。而那腕中，微有點屈着的腕中，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。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：是兩個星期前吧，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，她不是曾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，那時，在她那小手上，是正帶着有一個小珠串的。她先還以為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。是的，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？多麼有力，多麼沈重的落在他心上，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。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。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。所以……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？唉，那脚音，多麼遲疑呀！那扣門的手指呀，是怎樣在顫抖着呵！

於是麗婀又笑了。

另外的一個脚音和扣門聲，又在她心中響着，不是同樣的在遲疑，在顫抖嗎？而且那樣輕。她常常還好笑。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。是事是多麼久了。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。整天只曉得打網球，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？老馬

就是那樣的，成天來，來了又不說話，只呆着。問他，只憨笑，你一笑時，他又顯出一副欲哭的苦臉了。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，漸漸的躲着他，才算逃掉了。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。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。怎樣的憂鬱呀，那無告的眼光！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，那清黃的顏色，清黃得那樣瑩淨，那黑的眉，寬寬的，那永是蹙着的眉心！比起秀冬來呢，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。秀冬有淡淡的長眉，柔柔的短髮，尖的下巴，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，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。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，頭髮也不梳，不梳就更其嬌媚的，如人意的，散亂的鬢着，而下巴就更覺其尖，那短的鬚尖，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，因爲並不硬，比髮還柔軟，所以在摸着時，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。因此，秀冬的，一副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，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。

自然，這一顆心，素來就柔美的心，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。

啊！時間這東西，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！牠真夠簸弄人了。不是爲什麼，只一年來，卻把這天真的，只知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娜，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呢？假設秀冬卻處在老馬的時代，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，則麗娜的心，到底是屬

誰，這也是難定，除了人從未生以外，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。

這時，是所有秀冬的一切，聲音和臉嘴，那可愛的儀態，以及生氣時，求憐時，各種各樣的，宜嗔宜喜的一舉一動，一顰一笑，都迴旋的映了出來，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。她昏昏的想到一切，她覺得很難過，因為這影像總彷彿隔得很遠一樣。她要，她不夠，她傷心起來了，怎麼這時，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？

啊，多麼寂寞！她把眼四望去，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。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，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，椅子很寂寞，桌子也默默的。她又看見那小手，又瘦，又不泛紅，軟軟的擱在花被上，多麼可憐的姿式呵！於是她似乎想起，在心裏，她向自己說。

『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？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，誰知他就信實了？』

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，到後來就認真了，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要他走的話，只不過是一句誑語，所以她顛倒恨起他們，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。她忘了她曾怎樣的逼迫了他，催促了他，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，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。

縱使他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，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。她又責備他，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，那他爲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？假使他愛她，爲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他的寂寞呢？她又冤枉她，因爲冤枉得太甚了，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，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。

但是有許多證據，她也能拿來應用的。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，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，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，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？於是她又想，秀冬實在是聰明，凡有事，他都能預先知道，她眉尖一動，他就舉步了，做的事，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，那末，爲什麼他今夜就單單懵懂了她意思呢？也許，他早知道，只是撓不過，不得不回去，不過，也許，這是她的希望！但她剛一想到這裏，立即便否認了，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。她盼望着什麼呢？

她又把眼望到門。門仍然是緊閉着的。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，那就是秀冬，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，挨出了房門，卻並沒有走，把身軀靠在門上，頭仰着，心裏在難過，在怨她，恨她，又無勇氣離她更遠，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，再得進來的。於是那

爲了冷聳起的兩肩，那緊皺的眉，那抱怨的眼色，又儼然現在面前了。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人難過。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。於是她又望到窗，窗扇關得很緊，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，一動也不動。

她望了半天，四圍都沒有聲音。她很想喊一聲，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，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，她不敢喊出聲來，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，說站在外面，把腿都站瘦了，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，實在太黑，水又深，走不回去，所以又退轉來了，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，她的顏色，他無能別了她去的。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，她應該下牀來，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，而且親吻那溼的臉。他也忘形了，只用力的擁抱她。冰涼的面頰，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，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，那胸前的凹凸處，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，並且那脈搏的跳動，那呼吸的急促（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加快的）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，一起一伏，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。

這時，她不知又那把可怕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她又看見秀冬，歪坐在床前，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，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，她說：

『看吧，看你這樣兒！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。』

於是那有光的眼睛，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，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。麗炯微微有點怕，却很快樂，只是也用眼去鎮住他，而且說：

『我不准你這樣！我不准你這樣！』

在適才，在過去不久，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，又狼狽，又帶點怨恨的看看她嗎？而且一當她說出『我不准你這樣！我不准你這樣！』時，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，她還被他嚇着了呢，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，把頭俯着，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，不住說『麗炯！麗炯！我聽你的！』

麗炯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，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，又那樣馴伏的爬着。自然啊，那是爲的愛她啊！麗炯很清白，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，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，那強制的苦味，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。她想來這實在好笑，又有趣，

怎樣一個那樣斯文的人，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，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？她從沒有見過，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，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，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。她又驚異起自己來，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，她却反更鎮靜，更清晰？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，她一點也不糊塗，她却在想：『唉，我應當……』於是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，且羞澀的笑起來。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，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，她不能放鬆的。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，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：『秀冬！看着我！我要看你呢，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！』唉，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，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，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，但他這晚變得很無用。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，他又無力去壓倒她。他時兒這樣，時兒那樣，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。麗婀娜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曾使她高興的情境來，她仍然很快樂。

她又從頭想起，她覺得他很愛她的，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。她回想過了，那所有的擁抱，所有的接吻，所有的頻呼低喚，所有的眼色，和言語，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

福的人兒。她又好笑她自己，爲什麼定要他回去，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，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，却是在過去的回味。現在呢，他走了，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，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，散滿一頭，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靚在當中，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上的兩顆眼睛，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，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，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。她不願他太耽擱久，他只好出於初料的，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。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。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。她當然只應快樂。

然而，在轉瞬間，在她的宇宙中，一切都變了。唉！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！麗娜本是快樂的，她却希望不沈湎在快樂中，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，好更把這快樂延長，且永鑄在心中，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。她想到了一切，她很高興一切的，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。而她又肯馬虎，她又多猜疑，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。

唉，可憐的麗娜，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『秀冬，我愛你呵！』的時

候，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：『真的嗎？』於是她駭得噤住了。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。

一個人的真真幸福，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，好和歹和他一樣，他不希求，他就無缺憾，更無苦惱。其實麗娜，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，他又年青，他又愛她；她本也可以說她愛了他的。爲什麼不呢，她若不愛他，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，去放在他唇上，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？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，用思想了，她覺得她愛她自己，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，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他愛了。

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，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。她又想到她曾讀過的一篇小說了；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，別人是除了愛，不知有其他，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。而她，她却正相反，她處處爲自己打算。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，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，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，才忍不住要吻她呀！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她在他腕中時，她簡直忽略了她一切，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摟住她的時候，她的心是如何興奮，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

外一個的胸脯的熱。她因為要那些親吻，那些擁抱，那些眼色和言語，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，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，她想到這裏時，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。

於是她把眼閉下來，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。但眼一閉下時，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。那影像很模糊，不過却很真。她願意抹去，卻抹不去，所以她又想：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，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麼？並且，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。那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？而且，她又想，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，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，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，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，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。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，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呵，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。

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，都又顯出來使她苦惱。是的，假使是伍明呢，他一定更說得好，他很知道在什麼時候，就說什麼話，他捉住的字眼，雖也平常，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，是一定會精彩的；並且，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，在她面前也就總是恭維着的。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，爲什麼從前就沒有注意到這些呢，她

又想伍明她很矇矓的希望伍明會愛她。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，她彷彿更歡喜，因為孟特只有更狂熱，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。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，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，是的，這不是尤其有趣嗎？他不說，一定比說的還好，他不動，一定比一切握手，擁抱更沈重，更能使人心裏忘忘忘，他簡單又有攫得紹蓉的必要了。

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，她心是多麼溫柔 and 快樂。而不久，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，她的心，却又破裂的那樣在焦躁了。她睡下去，也覺得不舒服，坐起來，仍然是不舒服。她又把眼張開來，很厭煩的說：

『我決不愛他的呵！』

然而那臉，有着尖下巴的，又走了攏來，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。那特有的，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，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躁來，她只喊：

『爲什麼呢？我要同他這樣！』

她更鄙屑自己，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，她感不到愉悅了，她不願再見那眼

光，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。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，假設她心一軟，那他決不會走的，他一定……唉，還堪設想嗎？

想起許多事來，真可怕，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。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。她既不爱他，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？她曾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，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，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？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，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？秀冬實在好人，他沒有誘惑她，也不強迫她，却只委曲着自己，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，而是別人，則情當更不同，恐怕能冒了兩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，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秀冬配成一對吧。

總之，她太可憐了！爲什麼呢，她會這樣？她不懂得，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，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。她只焦躁，她又坐起來，她把眼再四望去，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煙灰，一截一截的，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！而且那煙臭，那有着煙味的嘴唇……唉，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！她只想能哭，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，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？她做了，她什麼都做了，那全怪不得別人！唉，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

呵！

她又想起伍明，又想起孟特，遂想了其餘許多人，她都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，想起來使起她惡心，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！但她一想起她曾有過的動心，她更厭煩自己，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。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，把她的所隱秘的都看清去，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，來誹去她，來玩弄她，就是羞辱了她！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，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：

『一定的，一定的！他一定已經這了覺得了！』

忍不住，她真的急得哭了！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！

她又蹣了下去，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，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。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，所以更靜了下來。外面的雨，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。秀冬這時，大約已早睡熟了。

她哭了半天，哭得很倦，似手在流淚中，得了許多安慰，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。她把手放在胸上，又放在頰邊，她不能不愛她自己，她是太愛自己了，她仍然希望會有

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。她不想什麼人，也不想什麼事，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，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。她是愛的中心！她是皇后！到後來，她反很有意味的在從新建築那更美的，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。

夜慢慢走了遠去，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。她翻過身來，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，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，她溫柔的向自己說：『啊，又天亮了，我要睡了呢！』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，把那薄被又壓緊一點，因為爐裏的火，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灰。她趕快閉下眼睛，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：

『一會兒，秀冬又快來樣呢！』

她沒有感到厭煩，也不這樣快樂，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，恬美的，她把左手托住右頰，右手又放在左膀上，微微露出一絲笑意，很舒適的睡着了去。

超人

謝冰心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。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

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。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，但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發過一封信，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受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，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。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；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；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『世界是空虛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台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不得；下了台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；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

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，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，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」程姥姥聽着雖然不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『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。死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』他微笑道：『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』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，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。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攢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

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

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『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；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』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。自己走到門邊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。剛要出門。何彬慢慢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姥姥說：『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』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來了。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：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沉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

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地道謝，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祿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次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，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靜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。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箱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。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。程姥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。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時，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。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，一個僕人都沒有。便喚道：『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』祿兒趑趑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

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的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着繩子，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，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『依舊熱得很。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？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了，煩悶的很！』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。——不想了，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，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擦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。漸漸的俯下身來，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，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，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糊塗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

『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……』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上，送過清香來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躡手躡腳的走了出去。

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，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細好了的書箱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去，上面是：

『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？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，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，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

祿兒叩上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清香還在，母親走了！——窗內窗外，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

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。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，提着一籃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。看着車塵遠了。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『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』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，寫着：

『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。愛和憐憫都是惡德。我給你那送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

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！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卻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，或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？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。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！再見，再見。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篇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

比我多得多了！又及！

『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』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第一次宴會

謝冰心

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，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，楨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，離開北平之前，請他喫頓晚飯，他們在國外的交誼，是超乎師生以上的。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，聲音慈藹的老者，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，表示了完全的同意。

新婚的瑛——或者在婚前——是早已虛擬下了他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：壁爐裏燃着松枝，熊熊的喜躍的火燄，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；廳角的高桌上，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，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，屋裏的一切陳設，地毯，窗簾，書櫃，瓶花，壁畫，香爐……無一件不妥貼，無一件不溫甜。主婦呢，穿着又整齊，又莊美的衣服，黑大的眼睛裏，放出美滿驕傲的光，掩不住的微笑浮

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；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，在客人中間，周旋，談笑。

如今呢，母親的病，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，五天以前，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「愛巢」裏來。一開門，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；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；門窗戶扇不完全；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！在這五天之中，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。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，油漆匠，玻璃匠，木匠……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，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，來指點看視。到了夜裏，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，理出些應用的陳設，如鐘，燭臺，花瓶之類，都堆在桌上。

歡喜款待的她，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，發生了無限的躊躇，一種雜複的情感，縈繞在她的心中。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，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！這小小的「愛巢」裏，只有光潔的四壁，和幾張椅桌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，窗簾也沒有做好，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……下午楨又陪○教授到頤和園去，只有她一個……

她想着，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，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。預備到城裏去接○教授的楨，已經穿好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，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，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

的吻了一下，說：『不要緊的，你別着急，好歹吃一頓飯就完了。』教授也知道，我們是新搬進來的，自然諸事都能原諒。』瑛推開他，含顰的笑道：『你躲出去了，把事都推在我身上，回頭玩穀了頤和園，再客人似的來赴席，自然你不着急了！』楨笑着站住道：『要不然，我就不去，在家裏幫你。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，也使得，省得你太忙累了，晚上又頭痛。』

瑛抬起眼來：『笑話！你已請了人家了，怎好意思取消？你去你的，別擔擱了，晚上宴會，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。』楨笑着回頭要走，瑛又叫住他：『陪客呢，你也想出幾個人。』楨道：『你斟酌罷，隨便誰都成，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。』

楨笑着走了，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，予瑛以無量的膽氣，瑛略一凝神，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，要素淨些的；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，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。又吩咐蘇媽將畫框，釘子，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。一面自己披上外套，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。

她一面低頭走着，便想出了幾個人：許家夫婦是○教授的得意門生；N女士，美國

人，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；還有華家夫婦，在自己未來之先，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，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；李先生是楨的同事，新從美國回來的；衛女士是她的好友，結婚時的伴娘……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，談話不至於生澀。十個人了，正好坐一桌！

被請的人，都在家，都能來。只衛女士略有推託，讓他說說了幾句，也笑着說『奉陪』。她真歡喜極了。在江家院子裏，摘了一把玫瑰花，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，就趕緊回來。

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，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。這兩個中年的用人，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，看她如何佈置。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！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；再把畫框拿起，一一凝視，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。分配在各屋子裏；書櫃裏亂堆的書，也都整齊的排立了；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；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。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，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她微笑着，一回頭，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，他們同聲的說：『太太這麼一調動，這屋裏真好看了！』

她笑了一笑，喚：『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，要旺旺的。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。』杯箸，桌布，卡片的立架，鬩漆的咖啡杯子，一包一包都打開了，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，用大盤子托着。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，自己再收拾臥室。

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捻開了燈，撥一撥亂紙，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。打開了一看，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，重疊着套在一起，她不禁呆住了！

電光一閃似的，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，能力的背倚着床欄，含着淚說：『瑛，你父親太好了，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，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！我呢，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。金鐲子和玉鬢花，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，都作了盤費了。只有一朵珠花，還是你外祖母的，珠也不大，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，說太舊了，每顆只值兩三塊錢；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，把珠子拆下來，和弟弟平分了，作個紀念罷！將來他定婚的時候……』

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。勉強擡起頭笑着說：『何苦來拆這些，我從不用……』母親不理她，仍舊說下去：『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，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

生去年送我生日的。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，這個想來還不便宜，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，我想也給你。」

隨着母親的手看去，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，盤繞圓莖的座子，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，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。

母親又說：『收拾起來的時候，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，帶着走也方便！』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，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，覺得她唯一的女兒，瑛，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，太隨便了；首飾沒有打做新的，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，新婚沒有洞房，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！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，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，無限的抱歉，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，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，和父親隱隱談起贈嫁不足的事，總在微笑中墜淚。父親總是笑勸說：『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，女兒只好吃虧了。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，乃是一肚子的書！——而且她也不受那些世俗的東西。』

母親默然了，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真廉潔的丈夫，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，在自己心裏，解譬不開。

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，講面子，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，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，舒服，應有盡有，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瑛嫁前的年月，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。

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，瑛每一起，心裏便深刻的酸着。她對於病中的母親，只有百般的解說，勸慰，實際說，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。母親要給她的花插，他決定請母親留下。

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，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，說他新居一切待理，她才忍着心腸，匆匆的北上。別離的早晨，她含淚替母親梳頭，母親強笑道：『自昨夜起，我覺得好多了，你去儘管放心……』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，知道這是假話，也只好低頭答應，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。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，只向父親說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父親追出關，外來，向樓下喚着：『到那邊就有電報……』她從車窗裏擡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，充滿了憂愁，無主……

這些事，在她心裏，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，在火車上每一起憶，就使她嗚咽。她竟然

後悔自己不該結婚，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。「嫁出去的女兒，撥出去的水。」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，她母親也不肯讓牠多留滯了。

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，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，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！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脫卸了，又謹密的包好，又何苦把牠塞在箱底，——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，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！

她哭了多時，勉強收淚的時節，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，他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，把花插安上，拿着走下樓來，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。

蘇媽說：「桌子都擺好了，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……」瑛一揚手，道：「這不是銀花插；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，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。」蘇媽雙手接過，笑道：「這個真好，又好看，又合式，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，就好像是全套似的。」

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，安排座位。C教授自然是首座，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，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，全付的銀盤盞，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，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，光彩四射！客室裏爐火正旺，火光中的一切，竟有她

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！

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，匆匆又上了樓，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，便忙着洗臉，剔指甲，更衣……

一件蓮灰色的長衣，剛從箱裏拿了出來，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，上面略有些皺紋，時間太迫，也只好將就的穿了！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，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；未嫁以前的她，赴一個宴會，盥洗，更衣，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！

正想着，似乎窗外起了錚鏗的琴聲，推窗一看，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的秋雨，雨點打着船簷，奏出清新的音樂，『喜悅中的心情，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！』她微笑着，『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？』她又不禁擔心了。

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，院子裏已聽見人聲，心中一跳，連忙換了衣服，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，便走下樓去。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，看見瑛下來，楨連忙的介绍：『這位是C教授，——這是我的妻。』

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，泛着慈祥和愛的光，頭頂微禿，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。

她帶着○教授去放了衣帽，指示了洗手的地方，剛要轉身走入客室，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！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，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楨雙握着她的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：『愛，真難為你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，我還以為走錯了地方呢！這樣整齊，這樣美——不但這屋裏的一切，你今晚也特別的美，淡淡的梳妝，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！』

瑛笑了，掙脫了手：『還不換雙鞋子去呢，把地毯都弄臟了！』楨笑着自己上樓去。○教授剛洗好手出來，客人也陸續的來了，瑛忙着招呼介紹，大家團團的坐下，楨也下來了，瑛讓他招待客人，自己又走到廚房裏，催早些上席。○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。

席間，○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，聲音極其低婉，吐屬也十分高雅，自然，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，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。只他筷子拿得不牢，肴菜總是夾不到嘴，瑛不敢多注意他，怕他不好意思，擡起頭來，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，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。

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，漸漸引到婦女問題，政治問題，都說得很歡暢，瑛這時候倒默然了，她覺得有點倦，靜靜的聽着。

○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，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，她也便提起精神來，去年從槓的信裏，知道○教授喪偶，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，只問他有幾位女兒，現在都在那裏？

○教授微微的笑說：『我麼？我沒有兒女——』

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，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！她連忙接過來說：『沒有兒女最好，兒女有時是個累贅！』

○教授仍舊微笑着，眼睛却注意着桌上的花朵，慢慢的說：『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，但看我們的父母，他們並不以我們為累贅……』

瑛瞿然了，心裏一酸，再擡不起頭來，恰巧○教授滑掉了一雙筷子，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，用餐巾拭了眼角，拾起筷子來，還給○教授，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，覺得一花一葉，都射出刺眼的寒光！

席散了，隨便坐在客廳啜着咖啡，窗外雨仍不止。衛女士說太晚了，要先回去。李先

生也起來要送她；好在路不遠，瑛借給她一雙套鞋，他們先走了。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，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。N女士住的遠一點，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。

大家忙着穿衣帶帽，C教授站在屋角，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，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，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；最後說：『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；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，大勞瘁了，回頭趕出病來，他也不聽我的話。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，我一點不怪他！』說着他，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，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。

開起堂門，新寒逼人，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，和大家笑說再見。

車聲一一的遠了，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，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。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。楨端詳着瑛的臉，說：『你眼邊又起黑圈了，先上樓休息去，餘事交給我罷！』——告訴你，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……』

瑛站起來笑說：『穀了，我都知道。』說着，便翩然的走上樓去。

一面卸着妝，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，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！因着忙這宴會，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。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，圍繞着他們，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……

她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：七天以前，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，日光陰去，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，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，婢僕都帶着愁容，母親灰白着頰臥在小床上，每一轉側，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……

她哭了，她痛恨私心的自己！她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，自己是決不能離開，不應離開的，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，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恤憐愛的心，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！

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，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，甚至掙扎着起來，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，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！

她抽噎的止不住了，頹然的跪到床邊去，她感謝，他懺悔，她祈禱上天，使母親所犧牲，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，能從禱告的馨香裏，波紋般的蕩漾着，傳回到母親那

邊去！

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，她連忙站起來。拭了眼淚。『楨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，被他發覺了，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……』

楨進來了，笑問『怎麼還不睡？』近前來細看她的臉，驚的攬住她道：『你怎麼了？又有什麼感觸？』

瑛伏在他的肩上，低低的說：『沒有什麼，我——我今天太快樂了！』

姑姑

謝冰心

『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！我若有神通，真要一個掌心雷，把她打得淋漓粉碎！』他實在急了，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，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。

我感着趣味了，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，一面問說：『她是誰，誰是她？』他氣忿忿的說，『她是姑姑，』說着又咬牙笑了。

我仍舊不在意的，『哦，不是姊姊妹妹，却是姑姑。』

他一翻身坐起來說：『不是我的姑姑，是一個同學的姑姑。』

我說：『你就認了人家的，好沒出息，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……』

他抱起膝來，倚在床欄上說：『你聽我說，真氣人，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——可是，我是真愛她。』

我放下筆看着他，『哦，你真愛她……』

他又站起來了，『我不愛她！還不氣她呢！她是個魔女，要多美有多美，要多壞有多壞！自從愛慕她以來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。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，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，才給我出這口氣！』

我看他氣的樣子，不禁笑說：『你好好說來，你多會兒認得她？怎麼愛的她？她怎麼給你氣受？都給我說，我給你評理。』

他又坐下了，低頭思索，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，末了嘆了一口氣說：『我真認命了！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，神差鬼使去放風箏，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，正打個照面，好一個美人胎子！她姪兒說：『好，你有風箏，咱們一齊去——這是我姑姑。』我

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，這一叫便叫死了，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。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前走，連頭都不敢回，到了草地上，便放起來，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，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，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，我急得滿頭是汗。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說：「這風箏真該拆了，白跑半天。」笑聲脆的鳥聲似的；我一陣頭昏，果然一頓腳把風箏踏爛了，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！

『倒霉事剛起頭呢，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，她姪兒也真乖覺，總是敲我竹槓，託我買東西。要不是，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，我又不敢不替他做。每回找他之前，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。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，他姑姑又未必在家。』

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說：『活該！活該！』

他皺眉笑說：『你聽下去呀！女孩子真乾淨，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，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，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，簡直光豔得照人！我正遇見了，倒退三步，連鞠躬都來不及，我呢，竹布長衫，襟前滿是泥土，袖底都是黑痕，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。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，俏利的眼光，一瞥之間，露出了鄙夷的樣子。我急了，回來抱怨李媽

今早不給我長衫換，她咕唧着說：「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，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？打扮什麼，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，小小的年紀！」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，笑着趕追來說：「娶媳婦還早着呢，二爺！」把我羞哭了。

「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，去看她姪兒。他不在家，剪頭髮去了。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，看見我笑說：「不巧了，我姪兒剛出去，你且坐下，他一會兒就回來。」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。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！也許病瘦了罷，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。我正胡想，她忽然笑說：「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。」我臉紅一笑，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。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闢地以來，只穿得這一件衣服，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，天一亮，就又穿上。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，氣得要死！」

我撲嗤的笑了出來！

「還有一次，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，回家來出門的時候，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，她說：「對不起，沒有恭接你，你明天再來罷。」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，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，她却簡直沒有露面。我回來病了三天，病中又想她，又咒她，等

到病好，禁不住又去看看，誰知她也病了，正坐在坑沿上吃粥，黃瘦的臉兒，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。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。她抬頭看見我，有氣沒力的笑說：「姑姑病了，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。」我惶愧不堪，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！

「她喜歡長春花，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，哥哥碰見就叨叨說：『她是你的娘！你這樣糟塌母親心愛的兒女！』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！但是，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，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。我仗着膽兒說：『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，摘下來不妨事，她雖不是我的娘，但她是我的姑姑！』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：『沒羞，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。』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。我們弟兄鬥口從來是不相下的，這次我却吃了虧。」

「家裏的花摘完了，那天見着她，她說：『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，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，多麼好看！』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，別人是不能戴長春花的，便趕忙說：『放心，由我去找。』回家來，葉底都尋遍了，實在沒有。可是已叫她放心，又不好意思食言。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，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。跳過籬笆，繞過了「勿摘花木」

的牌示，偷摘了一朵。心跳得利害，連忙把花藏在衣底，跑到她家去，雙手奉上。我還看着她梳掠，換衣裳，戴花出去。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，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！

『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，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。傳到先生耳朵裏，就把我傳了去。那時，我正在球場裏，嚇得臉都青了，動彈不得，最後只得乍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。先生連問都不問，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，拉我到花台邊去。我哭着，不住的央告，先生也不理。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。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。我那天沒有吃飯，眼睛也哭腫了。幸而那天哥哥沒在，還好一點。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，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。』

『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。自從春天起，又往往言語無心，在班裏眼看着書，心裏却描擬着她。和先生對話，所答非所問。先生猜疑，同學也鬨笑。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，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，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，站櫃台學徒去。好容易我哭着央求，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，父親才又回過心來。』

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。

他嘆了一口氣，『以後的半年，我也沒好好的念書，不過處處提防，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。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。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，品學不端的人看待。至於我爲何挨罰，她却全想不到！我也認命了，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。』

『今年的春天，一個禮拜天下午，同哥哥去放風箏，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，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。我正要低頭回去，她已看見我了，遠遠地叫着，我只得過去，我介紹了我哥哥，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，她叫我叫他叔叔。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。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，他却很巴結姑姑，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。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，也許是不自然，只同我在一起，却讓叔叔，她姪兒，我哥哥在一塊玩。她問長問短，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。那時楊柳剛青着，燕子飛來，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。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！』

『到了黃昏，大家站起走開，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。我暗暗歡喜。大家分手，回家去的路，哥哥忽然說，「你那位姑姑真俏皮！」我不言語。

『從那時起，我又常到她家去，叔叔總在那裏，但一遇見我來了，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。叔叔卻也不介意，只笑一笑走開。

『一月之前，也是一個黃昏，我正從她家回去。叔叔，她姪兒，和姑姑一齊送出來。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，「明天請你來吃酒。」姪兒也笑道，「是的，請你來吃喜酒。」姑姑臉都紅了，笑着推她姪兒，一面說，「沒有什麼，你若是忙，不來也使得。」我看看他們三人的臉，莫名其妙。回去道上仔細一想，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……

『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，我一定不肯去，哥哥只得自己走了。我走到她家，門口掛着彩結，我進去看了。見酒席的擔子，一擔一擔的挑進來，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，不見姑姑，我問是什麼事，姪兒拍手說：「你來遲了一步，姑姑躲出去了！」這是她大喜的日子。」我一呆，姪兒又指着叔叔說，「別叫叔叔走了，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——」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。」我神魂出竅，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苦笑着道了一聲喜，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。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，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。

『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，原來怕我和她取鬧。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。我那時只

覺得滿心悲涼，信足所之，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。哥哥在放呢，看見我來了，便說：「你那裏玩夠了，又來找我！」我不答，他又問了一句。我說：「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，我不找你找誰？」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，把他弄得愕然無措。

「自此，我就絕跡不去了，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。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。但是，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——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，學問比誰都不如！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，叫我叫他姐夫，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，把我又氣得……」

我聽到這裏，一欠伸，笑道：「人家娶親，用得着你生氣！」

他說：「我不氣別的，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閻！」

我撲嗤一笑說：「你呢，十九歲的年紀，認什麼姑姑！」

他又皺眉一笑，呆呆的躺了下去，我也去寫字。一會兒抬起頭來，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！

感恩節，一九二五。惠波車中戲作。

畸侶先生

黃廬隱

時代確是由沉悶中向前發展了。死氣迷漫的灰城，隱隱看出潛伏中的躍動青年人們，更是興高彩烈，用滿腔的熱誠，來歡迎這個新時代。那時駐紮在灰城的背晦的軍隊，都收拾起行裝，作無抵抗的退讓了。因之灰城裏的居民，都不免起了恐怖，有錢的紳士們，早都紛紛往南邊去，有些搬到瑞金大樓和東交民巷去。

消息越來越緊了。自從那一夜大元帥出關以後，灰城裏的市民，家家戒嚴，除非有不得已的事，誰也不肯無故出門閒走。黃昏以後，更是家家閉戶，街市上冷清極了。有些神經過敏的預言家，散佈了許多驚人的謠言。胆小的市民，都沒了主意。他們心裏想，至少總得有點亂子瞧，最使他們發愁的，就是在亂的時候買不到吃的東西，所以有一部份的中產階級的人們，買下米，煤，鹹菜，等貯蓄着。

在一天黎明的時候，全市的市民，都在睡鄉裏，果然聽見隱隱有砲火聲。於是個個捏着一把汗，預備接受這不可思議的驚恐。鋪戶也只開着半扇門，而夥計們還不時在

門口張望，這時恐怖的疑雲，是滿佈着灰城了。

但是那礮聲響過一陣後便沉寂了。據人們探聽來的消息——是兩軍在蘆溝橋起了一陣小衝突，現在已經平安無事了。不管這個消息確不確，可是人心似乎已鎮定些了。

下午，市民們走到從前的元帥府門口，都感到異樣的冷落，——那兩扇威嚴的鐵門，緊緊關閉着。二門兩傍的石獅子也似乎睡着了。

這一種異常的沉悶和冷落，使得市民們的心特別不安，真不曉得前途要發生什麼事故呢？個個都睜着驚奇的眼。一天一天的期待着。但是在一個禮拜以後一切都在悄悄無聲轉變了。當市民們抬頭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晨風裏飄揚時，都不由得吐了一口氣。心想，這可好了！

南軍進了灰城以後，維持治安已經負責有人，因之一切秩序也慢慢的恢復了。同時有一種新氣象，隨着南軍到了灰城，最使市民羨慕的，就是那一班時代的偉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得真夠熱鬧了！連日子都現得格外短了，雖然這時正是長日懨懨的夏

天最熱鬧的，要算是西車站的食堂，和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，不時有新貴們在那宴會。這種宴會裏面，常含着極嚴重的意義；討論那幾個該打倒，那幾個該擁護。所以有一部份人的命運，都在這看核雜陳，杯盤狼藉中受了判決。這些新鮮的事實，使得站在旁邊侍候的，也都感覺到時代的確大大的轉變了；不僅是換了兩面旗幟，和貼些藍地白字的標語而已。

在這時候，那位著名的詩人畸侶先生，他雖然仍是沉嘿無言，坐在他的書房裏寫他的詩，但當他放下筆，向雲天遐思的時候，他也似乎感到異樣。正在一天的上午，——暴風雨過去之後，他拉開書房後窗的綠紗幔，可以看見鄰家的小花園裏的風景。他立刻覺得園子的東西都變了樣。——小盆裏的石榴樹，原來是放在假山底下的，現在却倒在蓮花池畔。垂柳的嫩枝也颳折了，那折枝正壓在纔含苞的素心蘭上面，那蘭蕊低着頭，似乎在那裏呻吟。畸侶先生看到這裏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『這也是一個大變動呵！』

正在這時候，忽聽門口有人問道：畸侶先生在家嗎？他回轉身開了門，只見一個穿

中山服的青年，走了進來，他仔細看了一眼，原在正是他的朋友王華。他們坐下以後，王華露着很得意的神色，問道：『畸侶，新時代已經來了！你也應當出去活動活動呵！』

『是的！我並沒有一天忘了活動。』畸侶很深沉的說着。

『自然囉，我也相信你是很積極的，不過現在的事情，並不是想想就能成功的。總要去幹。像你整天躲在屋裏，就是時時刻刻不忘活動，也活動不起來！並且天下的事情，表面雖然有許多不同的現象，骨子裏還不是那麼回事……就拏我個人說罷！南軍初到的時候，形勢也很窘，架不住我努力一幹，現在咱們雖算不得一等大人物，但也儘有活動的餘地呢……所以我告訴你：天下的事本是天下人作，不過要看誰能利用機會，就是誰的天下……』

畸侶聽了王華的話，點頭道：『哦！我明白了！現在就是機會主義的世界呵！但是可惜機會不來找我，也就沒有什麼辦法。』

王華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『畸侶，怪不得人們都說你不合時宜，好像什麼事都值得引起你的憤懣似的。你不用忙，再磨鍊個三年五載，我準保你再不動火了……我老實

告訴你說吧，人就沒有一個有出息的。你不要夢想光明！就是這麼一回事罷咧！

畸侶不願再說什麼，只勉强的笑了一笑。王華也覺得話不投機說不下去，因告辭走了。畸侶送王華走後，心裏總覺得悶悶的，拏起筆寫兩句詩道：

『我願嚙下這玉杯裏的苦酒，

我只有孤獨的走完這崎嶇的旅途。』

他寫到這裏，再不能續下去了。因為眼淚已滴在詩箋上，視線也模糊了。他悲嘆着，放下手裏的禿筆，無目的的拏了帽子出去了。

這時天氣特別燥熱，馬路上炎日如火般的照着，天空片雲不存。畸侶靠着路旁馬櫻樹的陰影走着，心頭悶壓得幾乎出不來氣。轉了幾個灣，已到了王華的家門口，想着進去歇歇再走吧！正往裏走時，忽聽汽笛不住的響，一輛空汽車停在王華門口，遠遠已見王華戴着帽子，穿着大褂，似乎要出門的樣子。他笑向畸侶道：『你來得正巧！再遲一步我就要出去了。』畸侶問道：『門口的汽車，就是你叫來的吧？……爲什麼近來這樣揮霍起來？……』王華仍哈哈笑道：『噫！你不知道，這個年頭，不這麼着就不行……他

媽的！我總共剩了百八十塊錢，這幾天的工夫，已經用去一半了。真的，我現在真感到金錢的萬能……」

畸侶怔怔的望着王華，彷彿不甚了解他的話似的，停了會兒，他才說道：『你要出去罷？我走了。』

『不忙，你有什麼事情嗎？……這樣罷！明天晚上到你那裏去細談。』

『也好！你忙你的去罷！我沒有什麼事情。』畸侶說着已同王華來到門口，畸侶僱了一輛洋車去了。同時王華也坐上汽車，汽笛響了幾聲就不見了。

畸侶回到家裏，心裏感到抑悶，頭部似乎要爆裂，沒有吃晚飯就睡下了。但是輾轉了半夜，還不曾入夢。這時天空懸着一鉤淡月，清光如水般的映照着粉牆。唉！這時的宇宙，真是充滿了悲寂，他對於一切都感到失望。他絕對想跳出這個大時代了。

天剛有一點發亮，畸侶先生已經起來了，把所有的信札詩稿都裝在一個小皮篋裏，預備遠行——作一個天涯的流浪者。

正預備走的時候，忽然又想到王華，於是他寫了一封信道：

朋友！

我澈底明白了！這個世界裏頭絕對找不到我棲止的地方。但是我并不悲哀，——並且我相信這是一件可慶幸的事呢！

這世界裏有的是人希求功名，然而我只願探求靈魂的寶藏，我已決定作天涯的流浪者。

再見吧，朋友！願靈光常普照着您！

畸侶留言。

畸侶把信交給了房東，叫他轉交王華。然後他提着竹篋，在晨光中走了。

蘋果爛了

黃廬隱

『唉！這蘋果終於爛了！』一個儀態文雅的少年站在玻璃櫥旁，悲嘆着說；同時伸手向那玻璃櫥中間擺着的綠翡翠的盤子裏，拿下那一個圓潤的深紅色的大蘋果，那上面還裹着一層薄薄的白綢，但是那潔白的綢子上有些地方透出黃褐色的汁液；他將白綢輕輕掀開，發見這蘋果的下端完全腐爛了，果皮已變成黃黑色的霉點。『咳，完

了！完了！他背着手在一間六鋪半席的屋子裏，踱來踱去的嘆息着。門外走進他的朋友劉君——歡喜開玩笑的青年。他一眼便看出這個悲嘆着的青年朋友的心事，他湊近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背道：『喂！青君！你又在懷念日本海西岸的……那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姑娘了罷。唉！無聊呵！在這樣的好天氣裏，你卻毫不享受也不惋惜，讓牠輕易的溜了……哦，她送你的那一個蘋果呢？』

『滾！蘋果呵！蘋果爛了……玫瑰枯了，美麗的夢醒了……你看那不是嗎？』青君異常 *Sentimental* 的指着那翡翠盤裏的蘋果喃喃的說着。劉君拿起那爛蘋果看了看，嘻嘻的笑道：『丟了牠吧……留着有什麼用呢！』

『當然留着是一點用處沒有，我也正想着丟了牠呀！』

『不見得罷！』劉君露着頑皮的神氣道：『除非牠爛得連渣子都沒有了，你也許還不會把牠丟了呢，我瞧，還是讓我來替你斬斷這萬縷情絲吧！』劉君舉起那爛蘋果向着窗外的草坪上摔了去，只聽見撲哧一聲，那爛蘋果變成一團爛泥漿，躺在耀眼的陽光裏，吐那最後的嘆息！

青君情色黯淡的凝視着藍碧的天空，劉君卻瞧着草坪上的爛蘋果冷笑，一陣熱風將那霉爛的蘋果所剩餘的一些果子香吹了過來，青君連忙跑到玻璃窗前用力的嗅道：

『好濃烈的蘋果香！』

『可惜有點酸腐味！』劉君嘆息着說。這話竟使得青君紅了臉，回轉頭去看書櫥裏擺列着的各種洋書，似乎那些書自己都展開來，清清楚楚寫着他生命史上一段浪漫而熱情的悲劇：

一隻郵船在海洋中，衝開波浪前進；太陽帶來了白晝的喜悅溫和的風飄過海面，發出激壯的濤聲來，郵船的舳板上有一張藤製的睡椅，靠着鐵的船欄擺着，椅上坐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妙年女郎，手裏拿了一枝彩色的畫筆，在那塊放在膝蓋上的小畫板上畫了幾根線，然後擡着頭凝神望着平靜廣闊的海面，在水天相接遙遠的西方橫着一道紫色帶子似的彩雲，天空彷彿一塊蔚藍而透明的寶石沈默的海上，只有這一艘郵船在奔馳的前程，不時發出船機劃浪，刷刷的聲音，此外一切都是異常寂靜的，女

那似乎正在深沈構思一張畫稿，然而這偉大神祕的海所現示宇宙的整體又是多麼渺茫，使她幻想到海上的樓閣和海底的宮闕。她小小的腦子事感覺到應接不假了。她疲倦的噓了一口長氣，便放下畫板和筆，獨自沿着舢板來回的走着。

這時海上正被嬌媚的斜陽所籠罩，海水變成各種動人的顏色，海波披了燦爛的金星在跳舞，這一切の色相對於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少女所激起的感興更是活躍，富有生命了。她驚嘆着，仍回到原來的椅旁，拿起小畫板在上面塗了些模糊的筆觸，彷彿在海面上有一朵奇異的彩雲，彩雲中隱約有一座玲瓏的樓閣；但是不久夜來替代了豔媚的黃昏，海水變成深藍幾近於黑的顏色，天灰得如同魔鬼的巨翅，風潮和獅子般咆哮起來，一朵朵白色的浪花，在黑暗裏忽起忽伏，好像那白衣的女神在夜晚的海裏游泳，女郎放下畫板，正想回到艙裏去，忽然聽見橐橐的皮鞋聲，從開着甬道射出的燈光中，看見一個身材合中，態度飄洒的青年的身影，投向自己坐着的地方來，不知不覺使她已經預備邁步的腿停住了。

在一切旅客都蜷臥在牀上的時候，這寂靜的舢板上，忽發見一個妙年美貌的少

女，很快的引起青年海上遇仙的幻想，他覺得這少女正像黑暗的天空上所綴着的亮星，又好像那遠遠浮在海面上的紅色燈塔『黑夜裏的迷途旅人的指導者』青年低聲吟道：

夜深了，房艙裏旅客們的鼾呼聲，一陣陣從空氣裏傳過來。女郎被這聲音提醒了。也微感到倦意，他拿起畫板，匆匆的走到房艙裏去了。青年直望着她文雅而輕快的背影，經過一個很長的甬道，向左轉灣，便不見了。他頓覺夜寂寞得可怕，蒼茫深黑的海裏，彷彿有無數惡魔，圍繞着船身，發出震撼的巨響；他簡直不敢再多站一分鐘，便忙忙回艙去。旅客們都睡得非常沈甜，而他呢，獨被睡魔所遺忘，光睜着眼，直到三點多鐘，他還不曾睡着。

『多煩燥呀！』他翻身坐了起來，忽聽隔壁房裏有女人嘆息的聲音，『呀，原來還有和我同病的人嗎？』他低聲的說着起來，穿上拖鞋，輕輕走到過道裏，挨近隔壁的房間，恰好那門沒有關嚴，他便將眼從門縫裏望進去；只見那房間裏有四張牀，靠窗子那張牀下，側面睡着一個少女，這時手裏兀自拿了一本小說在看。他仔細一認，原來正是

昨天下午在舢板上所遇見的那位女畫家。不知什麼緣故，這一點發見竟使他意外驚喜；心想前途並不見得一點沒有希望，倘使就這樣走進去和他清談着，度過這無聊的夜，不是毫無意義的呵！但是他這種慾念立刻就被經驗所征服。……很清楚那個結果只是碰釘子罷了。他噓了一口氣，依舊回到自己的鋪位上去。

第二天正午的時候，船到了門司，有四個鐘頭的航擱。許多旅客多趁機會上岸去遊覽；但是那位青年的魂靈，一直縈繞在少女的身傍，似乎離開她便是一分鐘也是難耐的；因此他只站在初次遇見少女的舢板上，看水手們忙亂着起貨；那載貨的起重機一上一下的動轉着，正如他不定的心情。

『借光先生！』一種嬌柔的聲浪忽然從他的身後發出來，他回轉頭時，陡然如同感受到極強的電力，使他深藏心頭的情火炎炎的燃燒起來，兩頰紅着說道：

『女士，有什麼事見教！』

『哦！我打算上岸去發一個電報，不知電報局離此地多少遠，時間來得及不！』
青年掏出懷錶看過，說道：

『現在兩點一刻，距開船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，大約來得及的……只是女士此地的道路不熟，還是讓我陪女士去罷！』

『那好極了！只是……勞駕先生了！』兩朵嬌媚的紅雲泛出在少女的頰上。青年的心頭也像壓上一塊重鉛。一對形容忸怩的人兒便無言的上岸來了。

船過門司以後，便已到了裏海，兩面連接不斷的島嶼，在模糊的海霧後面；偶爾也看到三兩隻沙鷗跟着這隻郵船飛泳，旅客們不再懷着茫漠的心情嘆息了，各人都充滿了快到目的地的喜悅；只有那位青年，他似乎時常失望，當大家在飯廳裏偶爾喊出『明天到了』的歡聲時，便使他更加懊喪。『唉！這是海上最後的一個黃昏了！』他站在船板上暗自嘆息着，同時他還低聲禱祝道：『海之神呵！偶然你給了我非常的賜與，但是明天呵！明天你依然要不留情的把這賜與收回了呵！最後我將要變感謝為咒詛了喲……唉！時間與空間，你們是一切的蠢賊……』他只顧喃喃的說着，不想那位少女已站在他的身後了。

『青君先生！』

少年爲這迷醉的聲音所震驚了：「呵！秦女士嗎……」

「這船明天上午就可以到神戶了吧？」秦女士含笑的問着。

「大約總可以到嗎？不過我覺得這旅程實在太短了！」

「太短了！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一句話，青君先生，莫非是海的讚美者嗎？」

「哦！也許是的，不過也要看牠是給了我些什麼禮贈罷！這使一次呀！牠曾我的生命變了顏色，真的在這一次的旅行裏我纔發見我理想中的安慰者呢……」

少女似乎在沈思什麼，她不理會青君的話，只看着海面出神；過了許久，她抬頭向青君道：

「明天神戶下船以後，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到東京。」

「也到東京呀！那麼此後我們很有見面的機會了……你是進學校呢？還是有別的事……」

事……

「我原來在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的」

「那麼你到日本已經很有些日子了。日本語當然都能說……以後希望你多多指教我罷！」

「女士太客氣了……女士打算到東京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我打算進藝術學院，不過我的日本文太差，打算先補習半年再說。」

「那也好……女士打算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出國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女生寄宿舍去住，我打算就到那裏先住下了再說。」

「女生寄宿舍離我住的貨間不遠，以後我可以常來拜望女士……只要女士不討厭。」

女郎露着微含羞意的倩笑道：「先生太客氣了！」

晚飯的鈴聲響了，他們各自回房吃飯。今夜海上忽然起了很大的霧，舢板上沒了少女的倩影，更顯得沈悶了。

秋天帶來了桂花香，尤其是東京市外更充溢着這種清冽的香氣，當我們走到石

子砌成的馬路時，便看得見馬路兩旁密密層層的綠色的樹林；在碧絨似的葉隙中時常露出金黃色的星點來，一陣陣的濃香便是從那些星點上發出來的。

青君同他的朋友下了電車，便沿着市外的馬路向前走。不用說郊外田園的空氣，是使他們的精神活潑起來，況且天空浮着幾朵美麗多變幻的雲彩，遠處的松林如同屏障般矗立着，楓葉透出嫩紅的顏色，雲雀在稻田裏唱出嘹亮的歌調；這一切都使人愉快，彷彿忘記了自己是人生的程途上負荷了艱難的重擔，只感到兒時搖籃的舒泰。這一對青年人無憂無慮的慢步着，不久來到一座綠蔭匝地的松林裏，有一隊毛色純白而馴柔的羊，羣在林子裏嚙嚼松樹根旁的野草，一個樸實的牧羊人，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，「咩咩」的羊叫聲打破了這深林的沈寂……

『這真是一幅畫景呵！』青君感嘆的說。

『不錯，這真是一幅非常自然的名畫……那麼我們竟成畫中人了！』劉君笑着說。

『畫中人，』青君不住喃喃的自語着。

『怎麼！這麼很平常的三個字，倒引起你頗深切的尋思了嗎？喂！朋友！你近來發生了什麼事故？老實說罷！』劉君睜大了眼睛向他的朋友詰問。

『唉！一切還是平凡得可以，那來的什麼驚奇事故？劉，我告訴你，一個人最不要有所期望……完美的理想，只是給人苦悶罷了？』青君嘆息着說。

『但同時也能給人快樂，是不是？』劉君看着遠方的天漠然的應着。

『快樂嗎？那自然是也有一些，不過這樣快樂好像鏡子裏面看美豔的花……唉，太不可捉摸了！』

『但是，這就是真正的完美的理想的特色。至於事實呢，永遠只有缺陷。』

『當然』青君道：『我也是相信這個真理的。不過誰有了一個理想，也絕不會不再深追下去；比如戀愛一定要希望結婚是很自然的事實，而追逐一個理想又是怎樣艱難的努力！唉，命運的鞭子，最後是將人趕到煩攪的矛盾中去呵！』

『喂！青君，我前幾天聽見一個朋友談起你，據他的報告，你確實過的不很平凡的生活呢——至少最近兩三個月是如此的；青君，一個人有了不平凡的生活時，快樂

和苦悶似乎都從新估過價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他們的感覺是特別銳敏，不論快樂與苦悶，都具有特別的鮮明的彩色，激動他們的神經。」

『你的話也許是真的……但是他們對於我的事情怎樣說的呢？』

『哈哈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現在你是明白的承認了；還是快些拿你的供狀來吧！我早說過年輕人是不能守秘密的，尤其對於他自己戀愛了的秘密更容易被人看出的……聽說對方是一個漂亮的女畫家，是不是？』劉君笑着說。

『然則你早已清楚內幕了？』青君急迫的問着。

『只不過略知一二罷了。還是你再說一遍吧！』

青君知道劉君絕不會讓他一直緘默下去，只得說道：

『這差不多是一個故事很平常的開端……當暑假完了，我由國內啓程到這裏來在船上遇見一個不很多見的女郎——那就是你所說的女畫家了，她具有女人特有的沈默性，對於一切事情都不肯多所表現，同時她又有一般女人所缺乏的獨立性，她的肩膀，似乎很能擔負些什麼……』

『那麼，她豈不是很合格的情人了嗎？……至於你有溫雅多情的美性格，臉子又是這樣漂亮，當然沒有什麼配不上，你們還要苦悶什麼？……』

『噫！天下的事情很難說，就算你的話都對了，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關鍵——那就是一點不能遷就的各人的思想，她倘使是一個無所謂的女人也好辦，不過在我們幾次的談話中，我的確看出她有着極濃厚的色彩，況且最不幸的，我們又是不同道的。劉，你知道這種女生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可怕，和她們交際是非常危險的，你沒有聽見關於美人計這一類的故事嗎？他們有時可以爲了主義獻身給她們的仇人，就中採取反對黨的祕密，劉，你瞧，倘使這不幸是事實，我不是處於太危險的地位了嗎？因此我不敢放鬆自己的情感，然而她又太合我的理想的情人，有時我竟沒法制止我自己，因此我便陷入可怕的矛盾中……』

自然，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！……人類社會越複雜，一切的問題也就糾葛越多，愛情看來像是很單純的問題，但在今日也都有了背景，眼看人生是走到荊棘的路上來了，不過倘使你能小心運用你靈妙的手腕，使她降伏了，那以後你們只講愛情，不關

各人的主義，那也不是絕對不可能。在英國，保皇黨和自由黨的男女也竟有成為夫婦的。」

『劉，你的提議，雖像是趨近於實際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下策。夫婦之間豎起一塊思想不同的界碑，而只希望兩方的感情融洽，即使辦得到，也只是部分的思想。感情往往是互相而生，怎能把它們分開呢？除非兩個人中間有一個犧牲了自己的主張……』

『但是你們兩人中，誰是俘虜呢？』劉君在沈思中發出這個問題。

『劉，』青君嘆息着道：『也可以說是幸事，我們兩個誰也不肯作俘虜，問題便在這裏僵住了……其實為國家幸福計，那麼像我們這類的事實越發生得多越好，倘使每個青年男女都肯為了主義而犧牲切身的愛情，這種偉大無私的情感，甯不能開出璀璨的花，結成甘美的果嗎？……但是為個人計，又是多麼不幸呵！』

『青君！這實在是現代各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，國家是萎靡不振，政治也是一塌糊塗，人人都負擔着艱難的擔子，不等這擔子挑到目的地時，便連噓氣的空兒都』

沒有，那能有工夫講愛情。你打算行這個時代下，看到一對對的青年情人在滿着花香的園裏和照着月光的河畔，無所掛礙的嬉戲着，那真是不可能，就是有些不知事故的傻子們裝出這種劇景，那也只是一幕劇景罷了。在帷幕後面真的人生只有被壓軋的呻吟呵！劉君似乎也，有些關不住的憤慨，在他平日嘻笑的面容上，罩上一層嚴重的霜。林子那一面的羊羣又『咩咩』的叫了起來，牧羊人繫緊了腰帶，地上拾起那柔軟的柳條鞭，口裏發出一聲唿哨，羊羣便同着他離開這林子去了。太陽已斜向西方，樹林裏更覺得涼森森，似乎有些仙人的影子在林中穿行，又像是有魔鬼的翅翼發出弗弗喳喳的響聲。這兩個青年也慢慢走出林子，在晚風帶來的桂花冷香裏，他們上了車回寓所去。

在一條大馬路的盡頭，有一所小小日本式的樓房，這是一個老寡婦齊滕的產業，她丈夫十年前死了，死後只留下這所房子和鄉間二十畝田給她，她將田租給別人耕種，自己就搬在這所房子的樓下住着，樓上還有四鋪席和六鋪席的兩間樓房，租給來這裏求學的中國學生住。齊滕是一個很和藹的老婦人，她並且燒得很好的飯菜，因此

住在樓上的學生把伙食包給她，她好像慈母的殷勤的照顧他們。

這一天已是黃昏時候了，她照例作好飯菜，安好碗箸，一切都齊備了；但是還不見那兩個青年人回來，她暗暗的想：『現在已經七點了，怎麼他們還不回來？青年的人有時候很容易忘記時間的……』那一個漂亮的姑娘，前幾天和青君從這門口走過，他們一對青年人多麼和愛呀！莫非他今天又去找她去了吧！但是劉君呢？……』

她正在門口自言自語的張望着，只見青君和劉君從馬路那一面來了，於是她忙着提上一壺開水去，很關切的迎接他們。

晚飯後，劉君到學校去上夜課，青君獨自留在寂靜的樓上，他將墊子靠牆鋪着，獨自在沈思，他不時爲了紛擾的前途發出悲涼的嘆息，這聲音竟驚動了正在收拾器具的老房東，她停住手裏的碗不洗，只凝神向樓板上怔望着，同時這老女人的心裏也湧起一些久已平靜的波浪，『呵，多寂寞的夜哟！』她悄悄的嘆息着。

當她提着一壺茶送上樓去的時候，只見那位年輕的青君樣正伏着書桌，在一張淡紫色的信箋上寫些什麼呢？

『晚安！』老女人輕輕的說着，茶壺放在把矮几上，如同鬼影般又從不甚明亮的扶梯旁消逝了。

青君只「唔」了一聲，還來不及回答她的話，而擡頭已不見她了。這位悄然來去的老婦人不知不覺引起青君一股莫名其妙之感傷……『人生逐漸的走向枯寂老死的路，雖然誰都有過她的青春，但是能有幾個人盡量的享受過青春的歡喜和愛嬌，等到老來時，對於這已往的青春絕不流一滴惋惜悔恨的眼淚呢？』他思量到這裏，覺得那些將要危害他，一去不再來的青春的理想漸漸羞縮得像一枝觸了日光的含羞草，低垂着頭躲起來了，現在是熱情得了全勝，牠吐着使黑夜失了威嚴的火炎，焚燃着這少年的心，使他決定第二天的太陽照在樹梢上時，他便向她的情人，供獻世上最珍貴的禮品——他願在她的長裙邊作一個永遠忠信的僕人，——一個理想上的俘虜。

當他安適的睡在被窩裏的時候，理智和感情都為那蓬勃的火炎所驚嚇，暫時停止了戰，苦悶的神也躲在暗處裏不敢作聲，只有魔鬼，戴上快樂之神的假面具，在火光下

瘋狂的舞蹈。

這時他的那位情人，在女生寄宿舍裏，正從事修改一張畫稿。那張畫的背景是一座玲瓏的山巒，在兩個山巒之間，有一道清碧的泉水，流到山脚下，積成一個小湖。湖旁有一株老梅樹，開着湖綠色的花朵，樹下放着一塊平滑的雲母石，上面坐着一個素裝少女，手裏拿了一根短簫對着天邊的一輪明月悄然遐想。女郎將畫稿改好之後，不禁嘆息一聲，另外拿出一張白色的信箋，在上面寫道：

『青君我友：

我真覺得抱歉；老早答應送你的畫到現在纔勉強的有了個底稿。——這是昨夜我獨自坐在寄宿舍的後山構成的。今天早起，我把牠草草塗了起來，此刻正在修改，明天便可以畫好了。

這張畫的藝術當然是很淺鄙的，不過那意境還不算壞吧！如果你是比較了解我個性的話，這張畫便不是毫無意義的呢！

祝你快樂。

秦玄音。』

太陽光已照着青君睡房的玻璃窗了，他翻身爬了起來，心頭充塞着一種異樣的情感，彷彿非常充實，同時又像是空虛。這真使他不知怎麼辦了。他不住用手搔着頭髮，不久老女房東開上午飯來，同時拿進一封信和一張水彩畫，放下道：『青君，這是女生宿舍的用人方纔送來的，並且要一張回片。』青君忙忙打開信讀過，又展開那張畫看了看，纔從屜子裏拿出一張名片，在上面寫了一行字道：

『來信及尊畫均收到，餘面謝。此致

玄音女士。

青君再拜』

老女房東拿着名片下去了。青君顧不得吃飯，就找出幾個圖釘把那張畫端端正正的釘在白粉的牆上，他這纔坐下一面吃飯，一面賞鑑那張畫。他覺得這張畫的意境果然不凡，但是這裏面似乎藏着一個啞謎，照這張畫的意義，明明是說只有空山明月幽谷寒梅是她的知音，而不許一般俗子問津的了，但是自己究竟是那一種呢，俗子嗎？或者……唉！她這種若離若即的神情多難捉摸呵！

矛盾的情緒又緊緊的包圍了他的心。昨夜的決心，早被今天的太陽光所消滅了。

他只有在苦悶中度過一個百無聊賴的下午。當劉君回來時，他已悶悶的睡下了。但他最後是作如是想：

『人是感情的動物，無論她是怎樣孤僻，和富有危險性，倘使我能用最大的虔心激動她的情感，也許可以改變成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吧……她是一個畫家，假如我也懂藝術呢……』他想到這裏，便暗暗下了一個決心。

當他吃過晚飯以後，便戴上帽子，匆匆的跑到文具店裏買了全份的圖畫器具，欣然回寓所去。

夜深了，劉君在隔壁房裏已經睡沈了，如一羣蚊蟲鳴叫般發出軒呼聲。樓下齋滕老太婆也已經熄燈睡了。這種環境對於他這時的心情和計劃都非常合式。他將一張雪白的圖畫紙放在案上，注目凝神看着玄音所送他的那張畫，許久許久他似乎領悟些什麼，只見他點頭含笑在畫紙上畫了幾筆，當然那結果只有失敗；他嘆着氣把畫紙收起來了。忽聽見樓下齋滕老太婆翻騰的聲音，他連忙擰滅電燈，月光帶着秋夜的冷氣，走了進來，窗前的雜樹影非常鮮明的映在毛光的玻璃窗上，他知道已經深夜了，便

只得胡亂睡下。

天氣漸漸冷起來，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，已看見薄薄的雪花蓋着冬青和小松樹。青君在一條凍着薄冰的石頭路上來回的散步，他似乎是打算走進那小山坡上的女生宿舍裏去，然而他的脚有些踟躕，這個徬徨的人影在馬路上停留了半點多鐘，後來宿舍的門房對於這個青年人的形跡有些懷疑，忍不住走出來問道：

『先生！你是不是要會這裏面的什麼人嗎？』

『呵，不錯，我要會秦玄音女士，只是不知道她在寓舍裏不？』

『哦！原來是這樣，那麼爲什麼要在門口站這半天，莫非是嫌這天氣不夠冷嗎？』

門房笑着走了進去，青君便到接待室裏等着；不久聽見細碎的皮鞋聲，接待室的門開了。秦女士姍姍的走了進來，那一種不凡的丰度和恬靜的表情，真彷彿月光下的淡裝梅花。

『呀！青君樣，許久不見了！』

『對了！整整是三個星期吧？今天沒有出去嗎？』

『沒有出去。天氣似乎有些冷呢！』

『不錯；早晨的確很冷，但此刻太陽很毒，倒不覺得怎樣……聽說青山梅花快開了，我打算邀秦君去玩玩……有工夫嗎？』

『大約可以奉陪吧，但我們此刻就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，倘使秦樣沒事的話，讓我們這時就走吧！』

『也好，但得請你稍微等一等，我到裏面去去就來，這真有點對不住呢！』

『沒關係！秦樣請便吧！』

玄音含笑點了點頭，便匆匆到裏頭去了。青君望着她的背影，發出勝利的歡笑；他心想：一照目前的趨勢看來，並不見得不是吉兆；他不知不覺把手伸到大衣的口袋裏，拿出一張長方形的畫像來，那是一個含着微笑的少女的半身像；是他三個月以來的心血的結晶。在畫這張像以前他雖然不是一個畫家，但堅定的意志和不斷的努力立刻使他有非常的成功。況且他所畫的不是一個想像的幻影，正是他日夜所縈念的人。秦玄音女士呀！他在許多困難之後，纔從一個女同鄉那裏借來一張她的半身肖像，

他將這張像擺在案頭，每天要照樣畫三四遍，足足畫了三個月，最後畫成今天的這一張。他想當這個希奇的禮物奉獻到她的面前時，難道不能激動她平靜的心弦嗎？……

他們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已到了青山，但所謂梅林的，只不過稀稀疏疏兩三株瘦梅罷了，那裏趕得上中國江南的梅樹的一角呢？不過他們也還感到很深的興趣，青年人的想像力往往可以統御一切的真實呢。

他們繞了梅林慢步的走着，當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幕。他預備了成千成萬的話，將向她面前傾吐，而她呢，也似乎覺得這比較頗嚴重的時期。他們談到天氣，談到梅花，談到藝術，最後他在羞人答答的情緞中獻上他為她作的肖像！

『呀！這是那裏來的！』

『哦，秦樣，不瞞你說，這是一個秉有熱情赤心的青年為你畫的呵！』

玄音臉上現出驚喜的表情，但在一朵紅雲從她的兩頰上殘退的時候，而她澄淨眼中露出非常懊喪的神情來。她將像片收下，只淡淡謝了一謝，便辭別他回寄宿舍去。

了。

他們從青山分手以後，又是兩個多禮拜不通消息了。青君只在熱戀與苦悶的心情中掙扎着。忽然在一天早晨，他收到玄音的一張名片道：

『我因國內有要事，友人來電催我就回去，所以決定今夜離開東京，匆忙中不能走別，特此拜辭——玄音。』

這真是平地般雷激的消息，使他幾乎失了知覺，在略加思索之後，便匆匆戴上帽子到女生宿舍去訪玄音，幸喜她還沒有出去，但一切行李都已綑紮停當，放在一架運貨汽車上，不久玄音和她的女友們走了出來，青君便上前打招呼道：

『秦樣，不是說夜車走嗎？』

『不錯！我是決定乘第五次的夜車走，不過行李打算先發了去，免得臨時麻煩。』
『那麼！讓我來幫你的忙吧。倘你若有些事情，竟可去辦；我到車站把行李票弄清楚，再來找你好。』

『這樣好極了！但使你太麻煩了呢！……這樣吧，我的事情還有很多沒弄清，你把

行李票先收着，今晚七點鐘火車站上見，好不好？」

『好的！好的！這件事就算交給我了，你請放心吧！』

七點鐘打過了，青君獨自擠在站臺的人叢中正在張望時，只見一羣青年男女圍隨着飄然如仙的玄音來了；他急急迎了上去，把行李票交給她，不久火車就要開了。那些送別的人都趕來和玄音握手，而玄音回頭不見了青君，心想他怎麼連手都不肯和我握一握，便急急走了呢……這個人真有些奇怪。車身移動了，『再見呵！再見呵！』的聲浪如海潮般湧起來，直到車身離開站臺纔漸漸平靜了。玄音放下窗子，回身坐下來時，只見青君含笑的走來。

『呀！青君樣！這是什麼意思！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！』她驚奇的叫着。

『我呵！不到什麼地方去，只想送你一程！』玄音聽了這話，心裏不禁一酸，淚珠竟在眼角落了下來。她連忙把頰朝着窗戶，青君呢，更是滿肚皮的離情別緒，但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他們互相沉默着，車已到了京都，玄音低聲說道：

『青君樣！這裏已是京都了！你回去吧！我非常感激你……』

『不，讓我再送你一程吧！我們偶然而遇，此後還會偶然再遇嗎？』青君說着輕輕的嘆息了。

一夜的旅程，在他們看來是飛也似的過去了。第二天太陽出來時，車已到了神戶，玄音同青君下了車，回到埠頭上；長城丸已泊在岸旁。他們來到船上找好了鋪位；再有一點鐘就開船了。這是怎樣可貴的一點鐘呢。玄音嘴唇幾次顫動，但是她還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，直到搖了開船的第一遍鈴聲，玄音從果筐裏選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，遞在青君手裏，嫣然笑道：『祝你平安！』同時握住他的手，直送她下了舢板，船已解纜了。

這個紅潤香豔的蘋果，便成了愛情的象徵了。當他回到東京的時候，便把牠供在翡翠盤裏。

當他每天回家時，必站在那放蘋果的櫥前幻想那遠別的情人。但是幻夢終有一天要醒了。兩個月以後，玄音和另一個青年結婚的消息，被海風帶過來了——那也正是蘋果爛了的一天！

這一段生命史上浪漫而熱情的悲劇在青君的腦海裏復演之後，一層淚水遮住他的視線，一切都消逝了。只有那帶有酸腐味的蘋菓香兀自一陣一陣由風裏吹過來！

淪落

黃廬隱

醫生左手插着腰，右手輕輕敲着右邊的胯骨，對病人表示一種悲憫的同情，微蹙着眉峯，看護婦遞過寒暑表，放在病人的舌下，約四五分鐘纔又從嘴裏拿出來，對着窗子望了一望道：『熱度仍和昨晚一樣，』醫生點了點頭，安慰病人道：『多睡覺，不要用心思就好了！』病人懶懶地點了一點頭，醫生便發出慈母般微笑，輕輕摸了摸病人的頭，說了一聲再會，跟着病房的門開了，醫生就出去了。

這時候夜景幽寂，從窗子裏射進灰白色的月光來，照得這病房，彷彿囚牢的慘厲可怕。看護婦在一張蓬布椅子上，已沉沉入夢了。病人怕燈光，電燈早就熄了。這房裏竟露出可怕的幽冷，街上的更夫已打三更了。病人的心臟劇烈的跳着，睡魔永不敢近她，她只睜着眼，努力向那沒有月光的暗隙凝望，那眼神的銳利，好像可穿鬼物的肝胆似

的，如此半點鐘以後，她實在不支了。無力的閉上兩眼，迷蒙中忽見一個魁偉的少年，站在她的牀前，彷彿很傷心。她病到這般地步，搖着頭，深鬱的噓了一口氣，那陰森只像荒丘上的鬼風，病人很驚嚇的對他望着。呀！他頭上帶着白布藍緣的水手帽子，身上也是白布藍的水手衣服，她禁不住抖戰着垂淚了。那少年水手兩腿漸漸軟了，戰慄着跪在她的牀前，伏在她的胸上嗚咽着。她覺得如火般熱的眼淚，都浸入她心窩裏去了。她無力的噓了一口氣，用手撫着那水手，她想起認識這水手的事情來了。

在一年夏天的早晨。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，只在天水連接的地方有一道灰色而帶藍的帶子，橫在那里，海邊上只有一隻海艦停着。住在海邊上的孩子，赤着脚爬下沙灘去，什麼尖的螺，圓的貝殼，捧滿了兩手。她那時正在捉一個活的小螃蟹，不提防滑了脚，滾到海裏去，那浪花發怒般湧起來，她只覺鼻腔辛辣，水往嘴裏直灌，便迷昏不省人事了。

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她睜開眼一看，只是一個青年的水手，站在她的面前，見她恢復了知覺，微笑着遞過一杯糖水，慢慢扶着她的頭灌下去，她覺得更清醒些，又睜開眼

往四面望望，只見自己臥的地方是一間洋式小房屋。很使她注意的，便是這小洋屋掛着五六個白色的救命圈，她懷疑着想，不知究竟是什麼地方；那水手彷彿已明白她的意思，因微笑道：『小姑娘好險呵！不是我正扶着欄杆看風景，你一定要被浪頭捲去了。……你願意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？……這就是停在海邊的軍艦，你家住在那里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』這時她已坐了起來，對着那水手，很親暱的微笑着，投在他溫暖的懷裏說：『我要回去。』水手點點頭，領着她下了艦，沿着沙灘走了一里多路，她已看見家門，只見母親正擦着眼淚，彷彿等什麼消息呢，她便撒了那水手急急飛奔她母親去了。水手遠遠站着，等那母子都進去了，他才唱着凱歌回艦去。

在這件事發生兩天以後，她的父親到那軍艦裏謝那水手，那軍艦已開得無影無蹤了，那老人只望着海，如默祝海神保佑這可愛的青年。

後來這一隻海艦雖然又開到這地方兩次，但那個水手卻沒有回來。她一家的人，都覺得很失望，這樣可愛的青年，竟不能再看見第二次，並且不能對他表示一家人感激他的意思。

過了八九年她已經二十歲了。那時她中學校已經畢業，她的故鄉教育很不發達，因和母親商議到都會的地方求學去。臨離家的頭一天下午，她和幾個同學仍到幼年的樂園海邊作最後的親昵。這時正是黃昏，海霧受太陽的渲染，幻成紫的、紅的、青的、種種色彩——不很明顯的混合色，彷彿閃光的輕紗罩子，罩在碧澄澄的海面上。西方的紅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、淡紅的各種顏色，在天水交接的地道橫着一道五色的絨氈。他正在留意看海景時，忽見沙灘的東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穿着一身海軍的軍服，兩手插着褲袋，口唇噓噓作響，兩目望着天空，彷彿在回憶從前的往事般。有時在那沈靜裏，微露着笑容，好像陰雲幕裏的輕淡的陽光。她覺得這軍人有些眼熟，不住用眼神打量他，但是記不起來了。這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呢？

她的同伴同她談海上冒險的故事，漁船遇着巨大的鱷魚傾覆了，漁人捉住一隻木排，漂泊到一個沒人跡的島上，虎豹怎樣兇惡，毒蛇怎樣傷人，她的同伴述說着，彷彿像曾親眼見過似的。她從這些有趣的故事裏，忽然想起她遇險的一段故事，於是她告訴她們說：『我告訴你們落水的故事吧！虧了那少年水手！』她的同伴都圍攏說：『大

一點聲音』她高聲述說了。大家聽了都現出驚怕的神情說：『呵！好危險呵！』

她這時忽然低下頭，彷彿受了意外的刺激似的，不時偷眼向沙灘東邊看，大家也不知不覺都回過頭，只見那中年的軍人，向這邊看着微笑，這些女孩子便如觸了電般，狐疑着，不知這微笑裏頭，定伏着什麼不測的事，有一個胆小的便說：『我們快走吧！那一定是個壞人。』大家被她一提醒，都覺得真正可怕，便忙忙往回走，只見那軍人仍舊望着她們微笑，她們更覺得心虛，彷彿後面那少年拿着利刃追來了，便忙忙往家裏飛奔。

第二天她在正擁擠的票房門口等買車票，只見人叢裏走出那個中年的軍人來，她止不住心頭狂跳，緊依着她父親的肘下，不敢動彈，面上的紅色都淡了，後來她父親因為替她拿行李票走開了，她獨自站在票房門口，戰慄着，低頭不敢望四面看，忽覺背後有人說話的聲音道：『姑娘！記得前九年救你命的人嗎？』她聽了這句話，這才明白原來就是那個水手呵！因放下了心，望着那水手說：『先生爲什麼早不說，我們一家人都極望見先生一面呢……好！我父親來了，他老人家更是時時不忘先生的一個人。』

她父親見她和一個男人說話，很驚怪的看着她，她只微笑說：『爹爹！這位先生便是救兒命的那個水手。』這老人才明白歡呼道：『呵！真是有幸，先生救了小女之後，老夫曾到海邊去訪先生，可惜軍艦已開走了，但老夫沒一天不在記念先生，等送小女上車後，請先生同老夫吃杯茶去。』

這時火車已到了，客人紛紛趕上車去，那軍人和她的父親一齊送她上了火車，不久開車的鈴響了，火車頭便蠕蠕動起來，越動越快，霎時間便離開故鄉的城市了。

她到了北京以後，不久便進了學堂，她的臉上時時含着愉快的微笑，同學們都和她很親厚，都覺得她是個幸運兒，忘憂草，她常喜歡帶着嬌憨的滑稽，惹同學發笑，學堂裏的同學，無論誰提到她，都立刻感覺着自然的美。

有一天正是星期六，同學們多半都回家去了，她因為北京沒有親戚，所以只住在學校裏，這時天氣已有四點鐘了，她從浴室裏抱着一包換下來的衣服，一壁唱着一壁往洗衣服的地方去，頂頭遇見那個有麻子的校役，拿着一張名片道：『小姐有人找。』她覺得很奇怪，不禁『哟』了一聲道：『誰來找我呵？』因伸手接過片子來，只見上

頭寫着『海軍部副官趙海能。』她更懷疑了，心想我向來不認識這個人呵！因向那校役道：『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呵？』校役說：『很高大的身材，四方臉，有兩撇八字鬍子。』她聽了自言自語道：『高大身材，四方臉，八字鬍子，莫非是那個救我命的水手嗎？』想到這裏，便回頭對那校役說：『好吧！你先去，我就來。』她忙把衣服放在寢室裏，對着鏡把頭髮攏了攏，匆匆走到會客室，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會同學們，她慌忙向四面望了望，只見靠門坐着那個趙海能迎了出來，很恭敬鞠了一個躬。她這時彷彿作夢似的，也不知和他說什麼，稍談幾句，趙海能便走了，她只記得一句是：『有機會還要來談。』

她會過趙海能以後，仍舊照常活潑作她的事去。

她們學校的旁邊，有一所花園，她每逢放假時，常常獨自到那園裏，坐在花蔭下看書。倦了便放下書，倒在假山石背後，靜靜嗅着草際的幽香，聽草蟲奏着細妙的音樂，有時仰頭看着天上變幻的行雲，有時像魚鱗般閃爍着，有時像輕紗般飄拂着，她彷彿作夢似的，想像天宮的白玉雕欄，和低眉淺笑的天使，有時忽覺天上的雲異樣的深碧，兒時久遊的海景，一一湧現出來，那少年的水手——中年的海軍部副官很明顯印在她

的腦裏，游泳在她似夢非夢的眼前。

她不知上帝何時設下陷阱了！她感激救命的趙海能，常常流下熱情的淚來，她看過從前的小說，對於有恩的男子，應該犧牲身心報答他。但她似乎知道趙海能已經不是獨身的男人，她想要報趙海能救命的機會很少了。時時悵惘着，發出無可奈何的長歎。

有一次上心理學，她很當心的聽講。教員說：『女子富於情感，對於待她有恩情的人，時時不忘，根據這種心理，青年向少女求歡愛時，只有一個方法，表示對於少女極熱誠，彷彿一切都可爲她犧牲，縱使失敗一百次，也不要灰心，終久必成功。』同班的同學聽了都彼此互視着微笑，只有她臉上漸漸失了紅潤，頭俯下去，倘若沒有書桌擋着，恐怕直要低到膝上了，而且眼淚如泉水般的湧了出來，同學們很詫異，課堂裏立刻靜止，彼此面面相覷，便是那教員也皺着眉，默然無言，彷彿其中伏着極不測的動機，覺得再講下去很不方便，因提早下堂了。

教員才走出講堂的門口，同學們都一擁而前，將她圍住，詰問和勸慰的聲音，雜亂

成一片。

她只伏在書案上，兩肩不停的聳動，喉裏不住的哽咽，始終探不出個究竟。同學們都懷疑着，漸漸走開了。有兩三個聚在迴廊底下，低聲猜想着，其中有一個同學說：『她必是上了誰的當吧！』……『誰知道呢？』另一個同學插嘴說：『我覺得她近來的情形很不對，總是鎖着眉峯，彷彿內心蘊藏無限的祕密似的……噫！現在的社會，真好像荆棘的荒園了，只要一分不留心，便要被銳利的棘針刺破了……尤其是我們女子倒霉，心又軟，情又熱，只要男子在她面前落過一顆眼淚，無論什麼便都被蒙蔽過去了……』

種種的議論，接二連三的鼓蕩在空氣中，有時候一兩句傳到她的耳朵裏，便變成有毒質的針，使她身心都感到痛楚和麻醉。

直到她直倒牀上，當夜月幽淡的時候，她回想着，兀自心痛。她用手緊緊握着那水手的手，極用力的『噉』的一聲。忽然打了一個寒戰，睜眼一看，她全身如焚般燒起來，削瘦而灰敗的兩頰上，漸漸轉成胭脂般的紅潤，失神的眼球，略略轉了一轉，那眼皮又

慢慢垂下來了。

這時冷靜的夜已過，那綠色的窗幔，閃着微紫色的朝旭。看護婦推門進來，手裏端着碗，鮮而且白的牛乳，那熱氣如煙霧似的一縷縷都從杯裏湧了出來。

看護婦右手端着茶盤，左手伸在背後，扭那門上的機關，一壁對着牀前站着的少年點頭說：『先生早呵！』

這聲浪把她從半夢裏驚醒，細看那少年原來並不是水手，他穿着灰色布的長袍，覆額的頭髮很自然的鬆散着，彷彿很美麗的遮陽般。極活潑的眼神，表示他青年之美。他這時含愁站在病人的面前，很憐惜的替病人整着散亂枕旁的柔髮，看見病人已睜開倦眼，用極柔和的低聲問道：『今天覺得好些嗎？』病人這時只微微搖了一搖頭，依舊把眼閉上，他很傷心的噓了一口氣，目不轉睛對病人望着，覺得上帝太不仁了，爲什麼使這脆弱的玫瑰花，受病魔的作踐呢？不然這種好天氣，和他併肩坐在公園的松林裏，聽早晨的雲雀，嬌婉的唱歌，看蓮苞的露珠，向朝旭爭閃，有時她含羞向着自己微笑，呵！這多麼使人醺醉！

『哎喲』病人又發出苦痛的呻吟了，他便立刻被驅出於幸福的花園，深鎖着愁悶的海，將他全個蓋沒了。他坐在她的身旁，握着她久病枯瘦的手，含着淚的微笑，安慰她說：『不想病的苦痛吧？只想你沒病之先，我們許多幸福的光陰……你記得有一次我們喂猴子花生，你笑得彎了腰，這些要多有趣呵！你病好我們還要尋更美妙的樂趣去，你不是愛聽海裏的風，吹在松枝上，發出悲壯的松濤聲音嗎……只要你能出了醫院，我們便有快樂日子過了。』這少年極力安慰着她，想盡了種種方法，甚至祈禱上帝，再給他些智慧，使他把他的愛人從愁苦的海裏救出來，便使犧牲了一切，他也絕不埋怨的。

看護婦將牛奶端到牀前說：『小姐！喫吧！已經不很熱了！』那少年連忙從看護婦手裏接過來，顧不得看護婦很冷淡的微笑，他用羹匙一瓢瓢往病人的嘴裏送着，只要病人嚥下一匙，他心頭便開一朵美麗的欣悅的花，但病人只嚥了三口，便搖頭不肯喫了。他這時想二十幾歲的少女，只喫得三匙牛奶便夠了嗎？他忘了那病人已經搖頭拒絕這牛奶，他依舊用匙，很小心的舀着，送到她淡紅而帶淺灰的唇邊，病人不耐煩的噁

了一聲，把頭側到裏邊去了。少年很失望的放下匙子，獨坐着凝想，心頭幾次發酸，幸沒有落下淚來。這不能不感謝事故很深的看護婦了。

太陽驕傲着走他的路。對着人間的歡迎與憎厭，他都不理會。他不注意那些怕分離的青年男女，而為他們稍停留，而且那些青年男女，覺得他們需要太陽照臨的時候，太陽跑得更要快些。

病人牀前坐着的少年，看見病人似乎睡着了，他輕輕走開，到門外換一換空氣，當他擡頭，看見西方一帶柳樹梢上，滿都染着金黃色時，他不覺喫了一驚，什麼時候跑馬的太陽已走到這裏了。照規矩醫院六點鐘便不許外人停留了。他看一看手上的錶，只差五分鐘，便需離開這地方了。他又走進病房裏，病人已醒了，望了望他道：『你沒走嗎？』他說：『還早還早。』但他那不自然的微笑，已令病人不能堅信他的話。

門外頭一陣脚步声，醫生來看病人了。看護婦拿着寒暑表，推門進來說：『先生，到關門的時候了。』他彷彿罪人聽了最後的判決，只得絕望走了。看護婦送他出了門，依舊淡然微笑着。

三個星期以後，這病房裏已另換了一個病人了。她搬到學校的休養室住下，同學們聽見了這消息，都抱着欣悅的同情，到她那里看望她。這修養室在操場後面，另外一個小花園裏，窗前有幾株美人蕉，正開着金紅色的花，在朝露未乾時，從那花下過，可以嗅到一種清幽的幽香，蕉葉像孔雀美麗的尾，翠碧上有許多金星，那正是露珠兒在朝陽下閃爍的時候了。

滿屋子的光線都異常輕柔，淡綠像湖心的水色，窗上都幔着葡萄葉色的輕紗，楊柳的柔條，美妙的飄射在上面。她披着玫瑰色的大衣，靜默的坐在靠窗的大沙發上，在左手這一邊放着一封信，眼前游泳着可怕的惡夢。

不能忘的水手——中年的副官，魁偉的身軀，直立着彷彿一根石柱。他只要輕輕一動，就可使無數的人頭破血流。記着他曾述說他攻打敵人時的猛鷲，一個鎗子打為對面敵人的左眼，那眼珠網着血絲——赤紅像火般，滾了出來，他絕不動心，接續第二鎗第三鎗一直開下去，彷彿小孩子看放花一樣有趣，紅光——血和火焰都混合成爲一片。他只覺活躍好看——唉！勇敢的軍人！多麼可怕的活劇，他只要一樣把這不情的

活劇，從新演一遍，不消兩個鎊子，什麼都完了。

他驚懼仰起頭來，只見綠紗窗上，染上幾道淡紫的波紋，在那波紋低下彷彿有一個人影，於是她開始問道：

『門外是誰？』

『松文姊姊！你起來了吧！』

『起來了！你是彬彬嗎？……進來坐坐』她說着，開了房門，只見彬彬笑嘻嘻走了進來，對她臉上望了望說：『怎麼今天臉色又不好啦！昨晚好睡嗎？』

她驚懼而羞澀的應道：『怎麼？……不至於吧！』因拿起桌上的小鏡子，細細照了一照，又用手在兩頰上搓了一搓道：『想是天氣比較涼了，我病後禁不住，臉色所以更蒼白了。』

『這也不要緊，你不要憂懼吧！只要暢放胸襟，復原自然就容易了。』彬彬撫摩着松文的肩，很誠摯的安慰她。她只搖搖頭歎了一口氣說：『像我這種不幸……死了倒也乾淨！』

『爲什麼總要往這一條路上去，死也沒這麼容易呢？』彬彬很感慨的說着。

她把沙發上的圍巾拿起來，那封信掉在地下了。「呀！他又來信了嗎？你也太不乾脆了！像這樣藤蔓似的，將牽到什麼時候才了呵！」她面色漸漸紅了，好像火般的燃燒着，頭俯下來，緊緊靠着胸口，淚如露珠般，滾過兩額，又流到衣襟上了！

『唉！』彬彬的顏色蒼白了，但她除了這一聲「唉！」沒有更多的話了。這美麗的晨光，被弱者的淚浸得黯淡了。窗紗上的紅色波紋，變成素湍的清流了。滿屋裏沈寂着，像死神將要來臨的陰森可怕。一隻青白色的面孔，四隻凝着淚光的眼睛，彷彿在神的蓮座前，待最後的判決般不安和憂鬱。

後來彬彬慢慢恢復了她爲憂傷而錯亂的神經，用絹帕拭乾了眼角的淚痕。從地下檢起那封信來說：『我能看一看嗎？』松文只點了一點頭，仍不住的流淚。

彬彬用發抖的手——彷彿已聽見強者的鎗在封套裏跳躍了——輕輕從那封口裏抽出信來，眼前頓覺一亮，一個火熱的十字在那信尾，明明白白的畫着。彷彿經過知縣老爺批行的文書，只要一公佈出去，罪人便沒有希望了。彬彬極力鎮定着，把那信

箋展開，但連信箋都一同的發着抖。她對着空氣深深的吸了一口，似乎胸口的壓迫鬆了些。於是才看見信上所寫的東西：

『松文：我是軍人，我是不知道明天的生命的人，我的感情是像海裏的波濤一樣的，當我聽見指揮官的號令：「前進！」我全身便燃燒在火的感情裏。這時不打得敵人的眼珠滾了出來，我手上的鎗絕不向下鬆一鬆。但事情過了，我睡在野外的帳幕裏，偶爾看見頭頂上的青天，和淡白色的月光，我也會想起我白天的動作很可笑，而且危險，這時我感情的潮落下去了。但是沒有用處，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。』

這一段故事，彷彿是題外旁枝，但你若懂得，就可以免了許多的麻煩！

我熱烈的感情，能像溫柔的綢帶纏着你，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，但你若背過臉去，和另一個少年送你的眼波，我也能使這溫柔的綢帶，變成猛鶩的毒蛇，將你如困羊般送了命。

你或者要祈禱上帝，使可怕的戰事——無論為什麼而戰，只要將我因此送了命，你便可以很自由了，這一層我不能禁止你，而且真到這時候，我看不見，聽不見了；我也

不願再管了。只是我活的時候，我絕不能使曾經和我接近的人，更和別人演一樣的劇。我救你的命，我並不會想你報答，但你既很慷慨的願意以身報我，那就不能再由你的意了。

趙海能十

彬彬看完這字字含刺的信，哀憫的同情，染着憤激的色彩，責備松文說：『你爲什麼不想一想！』松文又羞又傷心，將頭埋在手裏，猛烈的熱情，逼着她放聲痛哭了。

彬彬看着這可憐的弱者，也禁不住落了許多同情的淚。

在她們哭得傷心的時候，日色越變越陰沈，一陣陣涼風吹得芭蕉葉刷刷價響，立刻便有暴雨要來似的。

彬彬看看手上的錶，已到正午了。因說道：『你一早還不曾喫東西，我們一同到食堂喫碗麵吧！』她搖頭道：『你自己喫吧！我一些不餓。』說着那雨點已漸漸滴了下來，彬彬說：『我不能再耽擱了。你現在不去喫也好，等雨晴了我叫人給你送來吧！』說着開開門急急的走了。

彬彩走到食堂裏，同學們都早已在那里坐好了。她檢了靠窗子的那位子坐下。大家嘈嘈雜雜談話，彬彩並不注意她們，只顧低着頭喫，忽聽靠她左邊坐着的那個同學說：『彬彩！你的好朋友松文病好了嗎？』彬彩說：『還沒十分好！』另有兩個同學，正看着，露出很鄙薄的冷笑，含着諷刺的語調說：『松文病得真奇怪？』『哼！什麼怪事沒有啊？這才給婦女解放露臉呢？』彬彩聽她們的話頭，簡直是罵松文，自己也不好插嘴，只裝沒聽見，忙忙喫了，放下筷子就走。她們看了她這不安的神氣，等她才轉過臉去，便發出使她難堪的冷笑，彷彿素日和松文過不去的宿仇，這一笑便都報復了。

彬彩裝着一肚子牢騷，來到洗臉房裏洗臉，當她拿着臉布在臉上擦的時候，憤怒和不平的情感，使得她的眼淚和臉盆裏的水相合了。她想：『人們最殘忍，對於人家的錯總不肯放過一分一釐，松文當日待她們也不薄，何至於這樣的踐踏她呢？人們只是自利的蟲呵！這世界究竟有什麼可寶貴的東西？』彬彩越想越傷心，終至於把眼睛都擦紅了。

同學們走過她的面前，只是冷然的，似乎有些驚異的微笑着。

松文的病，為聽見同學們的閒言，又加重了。這時除了彬彬對她仍和從前一樣的誠摯，其餘的都極隔膜，有時因為到操場去，從她的門口過，也只對着她的門窗，露着鄙薄的冷笑，她們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「害羣之馬」從此她們說到她，只以「害羣之馬」為影射之辭。

有一天正是學校紀念日，同學們演新劇，彬彬約着松文到演劇場，打算使她開開心，病也可以好得快。她們到那里只騰東邊犄角有兩個空位子，彬彬坐在外邊，松文坐在裏邊。這時趣劇已開幕了，演醉漢的笑史，只見那醉漢蹣跚蹣跚在臺上亂撞，把一個賣豆腐的擔子撞倒了，弄了滿臉滿身的豆腐，好像雪地裏鑽出來的一隻笨豬。看客都鬨堂大笑，松文也覺得這是病後頭一次開心了。

趣劇演過，接着演正劇——心獄——是一個青年從外國回來，留在他姑母家裏，他姑母沒有子女，抱了一個養女，這時已經十八歲了，出脫得和含露的薔薇般，十分豔麗。這少年因色動情，引誘這少女和他發生關係。那少年不久就回家去了。這少女不幸有了孕，被家人發見，把她趕了出去，淪落得將成乞丐了，而那少年早把這件事忘了。當

這少女正抱着小孩跪在戲臺上，悽聲的哀求上帝的憐憫的時候，看的人有的發出同情的悲歎來。而在東邊犄角上，忽砰的一聲，彷彿什麼沈重的東西倒了，會場的秩序即刻亂起來。

『誰摔倒了？』

『松文！松文！』

『快請學監去！』

鬧嚷中那個高身材的學監先生，慌張着來了，叫女僕將她連扶代擡弄到休養室去，一直過了半點鐘，會場的秩序才漸恢復了。

松文兩眼緊閉，臉色和紙般的慘白，嘴唇發紫，一聲不響的睡在牀上，彬彬用急迫的聲調，抖戰着呼喚，有經驗的女僕，用力搯她的人中。過了半天，松文才迴過氣來，『呀』的一聲哭了，彬彬含着淚說：『這是何苦呢？』

女僕忙着灌糖水，揉心口，直到松文嘴唇有了紅色，大家才慢慢散了，彬彬在對面牀上陪伴她，夜裏偶然醒了，還聽見松文深鬱的悲歎，彷彿荒原裏，淪落的小羊。

從那天晚上起，學校裏的人們對松文的議論，又如潮水般澎漲起來。彬彬把休養室的門關得緊緊的，唯恐不情的嘲笑傳到她的耳朵裏，增加她的病。

人們無情的嘲笑，漸漸好些了，因為她們的嘴已經為這議論疲倦了，她們的耳朵也為聽這議論疲倦了。松文的病也漸漸好起來。

在松文病裏，那個活潑的少年，擔了不少的心，背着人流了許多的淚。但學校裏他不方便來，並且松文又屢次阻止他來。他每次走到學校裏的門口徘徊了許多時候，但依舊照樣回去了。

現在聽說松文已經能出來，他才從愁苦的海裏逃了出來，這一天氣候很溫暖，梨花靜默的睡在太陽的懷裏，怯弱的蘭蕙，也亭亭直立在白石的欄杆邊，透着醉人的清香，松文無力的倚着雕欄坐着，那少年站在旁邊，握着她瘦弱的手，低聲道：『比從前又瘦許多，怎麼好？』很誠摯的情感的表示，松文驚得縮回手來，少年似乎不解的對她望着。緊咬着嘴唇，雖然沒說出一句話來，而他心弦的緊張更比說什麼表現得清楚。

夜來香的密葉下，飛出一隻小麻雀來，彷彿嘲笑似的，從他們頭頂上飛過去。梨花

約瓣如蝴蝶般，隨着微風飄落在她的衣襟上，她含淚拾起梨花，用手撫摩着，似乎說：『你的零落憔悴正和坐在你底下可憐的女子一樣呵！……但你還有我憐你……』她的淚滴在梨花碎瓣上，染成淡紅色的斑痕。那少年說：『這是人間最不值得理會的東西，不過一片零落的花瓣，何必用你寶貴的淚去染牠呢？』她抖戰着，重覆那少年的話說：『不過一片零落花瓣！』

少年覺得，他們這一次的聚會，沒有多少吉兆，快快的送她到了學校的門口，便獨自回家了。

他到了家裏，回憶着日間事，他覺女子們的心情，真是過分的易受感動，不值什麼的一片落花，也會使她們流淚。

這一天夜裏，松文等彬彬睡着了，她又坐起來，擁着溫暖的棉被，細細的思量，她覺得那少年對她十分的真摯，或者能原諒她一時的錯，而終身包涵她……但她一轉念間，又覺得自己的測度靠不住，倘若他放下臉說：『我純摯的愛情，只能贈給那潔白如玉的女子，不能給你……』或者他勉強容忍了，當時不使我太難堪，但漸漸和我疏遠

了，甚至於在街上遇見我的時候，竟彷彿不認識；這都足使我失却生活的勇氣呵！

我不告訴他吧！人生朝露，像我這種身體更不知什麼時候就結束了，何若不盡力在生前享樂呢？……享樂！不能！絕不能！良心之不安，比凌遲處死的罪還難受呢。並且沒有同情的人類，專好攻人家的過處人類，我縱不說，他未必終久不知道，那時候豈不更多了一層欺騙的罪嗎？

他彷彿很真誠，或者能看愛的面上饒恕我一切。可憐我易受騙的小羔羊，用他丈夫的大度來包容我……

但是他向來很胆小，爲了那強兇的趙海能他或者要遮着耳朵，急急躲避了，那我豈不是一樣的淪落。

真的，我沒認識他以前，我沒到愛的花園裏邊去過。沒理會過紫羅蘭的香氣，是很精妙的。

趙海能三十九歲的副官，我爲感他救命的熱情，不幸一時走了錯一步，但絕不會因此開很精美的愛的花。而且這又不能和太陽一樣的冠冕堂皇，只像躲在牆縫裏的

水牛，如何的齷齪和束縛呵！

幾千根沒有頭緒亂蕪的思想，將他縈繞得頭目發暈。

夜已深沉了，星光很暗淡，彷彿醉人朦朧的眼。細小的風，從玻璃縫裏悄悄鑽了進來，吹在她的散髮上，根根便如青色的飄帶般舞動，犬兒遙遙的吠着，打斷她的思路，她實在疲倦得不支了，放好了枕頭，將身上披着的衣服拿了下來，慢慢鑽進被筒裏去，數着壁上的鐘擺一二三四五六……不知數了多少，她才走到短期的安息國去。

當松文披衣深思的時候，同時離她十里路左右，有一所公寓，最後進的一所房子，兀閃爍着燈光，在燈光底下，坐着一個少年，正用金色的筆頭，蘸着紫羅蘭的墨水，往一張很美麗的信箋上寫道：

『松文！我爲你的荏弱，幾次心都裂了！他看見繭花，支着纖細的幹兒，在夜風裏搖擺着，我便心慌的張開我的兩臂，遮着那無情的風說：「風呵！你留一些情吧！她禁不起你的摧殘的！」』

松文！我或者有些過慮。但我看見你削瘦淡白的兩頰，我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抖戰。

着……』

他寫到這裏，似乎有些停頓了。他放下筆，拿起桌上的香煙，不住的吸着，滿屋子都漫了煙霧。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煙霧散盡了。他舉起兩手，伸了伸腰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回頭看了壁上的鐘，已經兩點了。於是將這不曾寫完的情書，鄭重收起來，安然的睡下。

兩星期以後，他打算到南邊去省親，便約松文在公園裏話別。這一天天氣比較得熱，並且一點風都沒有，在那河邊的柳條靜靜的動也不動；那路旁的蝴蝶蘭，也默默無語，對着這炎熱的驕陽，彷彿乞憐似的低垂着弱莖。河池裏的水平如鏡，映着兩岸的倒影。水亭子的紅柱，一根根逼真的印在水裏，有時波底的游魚，微逐着捉那赤色的小蟲時，水上便起了漩紋。

那少年坐在水邊的懸崖上，兩隻腳踏在一根老松根上，在懸崖旁邊，長着許多碧綠的爬山虎，和赤紅的馬櫻花，那馬櫻樹的葉子，正像一把傘般，遮着那炙人的陽光。這時松文還不曾來，他不很焦急，因為他正思量着，用什麼安慰她，使她覺得這暫時的小別不算什麼。他第一層想到了，他今天對她不說一句惜別的話，他更要極力作出這是

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或者還是一件很快壯的事。但他不知怎麼，想到留下她很孤零的在北京，心弦便禁不住要緊張了，他向無雲的碧藍天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彷彿覺得鬆快些。他無意的回過頭去，神經像受了電流，不覺『呀』了一聲，因為在他的背後，正是他的愛神，含笑的站在那里。

『你想什麼？竟如此入神？』松文含笑的對他詰問。

『我只打算你從這一條路來，正在盼望你，不想你到那邊繞過來，躲在我的背後，使我不期的嚇了一跳。』

松文不再說什麼，只揀了一塊平的山石，用手巾墊着坐下了。他也不知要說什麼才適當，也躊躇着一語不發。他們默對了半天，只是他們的眼神，都一時不曾緘默，惜別和悵惘的情緒，都儘量的傳達了。

『哦！你要走嗎？』松文突然問着那少年。

『打算明後天走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』他用猶豫的目光望着松文，彷彿只有她一句話才可以決定他的行止。

『你既決定走，還有什麼好不好呢？』她含着深微的幽怨，和失望的情緒，使他堅定就走的心搖動了。

『倘若可以不走，我……』

『走也好，在北京也很無聊，』她不等他的話完便插入這麼一句，打斷他的下文了。

他似乎有些不高興了，臉色微露蒼白，兩目失了靈轉的力，只凝注在沒有一點好看的白牆上。

『你怎麼不說話了？』她又故意的問他。他覺得更傷心了，眼圈彷彿紅着，她這才不忍再戲弄他了，用極溫擊的態度向他道：『你能不去，我當然希望你不去，因為我現在也很孤零。想到你路上的淒寂，更不舒服……可是你的家裏有要緊事，你又不能不去，只望早點回來……』她說到這裏，覺得不能再這麼一直說下去，恐怕自己先制不住自己的眼淚，因換了方面說：『你到南邊把好的風景片給我寄幾張來。』他聽了這話，立刻活潑起來，因問她要那一樣，要多少，說個不休。兩人都把惜別的情緒宕開了。

好像一陣的大風，吹散天空的浮雲。

這時候暑色很深了，遊人依舊很多。他們便離了這水涯，在松林下併肩慢步着。

新月如眉般的，印在蔚藍的天上。疏星似棋般排列着，從高茂的樹林中，露出幾道的白光，照在馬路上，葉影如畫。他們踏着這美麗的影子，互視着，傳他們密緻的心波。他們無言，但他們彼此聽得見彼此的心聲，深深沉醉在清淡悄默的月光和星輝之下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松文叫人送了一封信給那少年。這信共有兩層封套，裏邊的那封信，用紅漆鎖着信口，在信封的背後註道：『這封信請你在車到天津時，再拆開看。千萬千萬！』

那少年似乎不可耐，他焦急着繃緊眉頭。『到天津再看，爲什麼呢？』他自己問着自己，但他終久只在雲霧裏罩着。幾次要待不遵她的囑咐，但當他用手動那封口的紅漆時，總要不安的頓住了。

在車上三點多鐘的時間，在他急迫的心看起來，至少三年了。車到天津的時候已經七點了。但日色還很明亮，他靠着窗子，把信拆看了。不知不覺他的心絃又緊張起來。

他看那封信上說，他的愛神已不是含苞未放的花了，他懷疑着想，這大約是夢吧！世界上那有這種可驚異的事呢？她嬌羞默默，誰說她不是處女的美呢？……竟有這種的事嗎？……趙海能可鄙的武夫，他也配親近她嗎？那真是含露的百合，遭了毒蜂的劫了他如迴文般，織着不斷的思網，有時覺得心火着了，烈炎燒了全身，使他焦灼。有時彷彿失足到封鎖着的冰窟裏去，心身都冷得戰慄了……他想割棄了吧！但是她的印象太深了，總有些不可能不割棄呢？我奪了別人的所愛，良心的酷責，不能輕恕，或者敵人用他那身上的刺刀對付他。這未免太冤枉了！

衝突的兩念，亘在他的胸中，直到他回家那一天，他父親含着淚對他說：『我的身體一天差似一天，不知道還有幾個月的命了。你年紀也大了，我若能看見你在我噁氣之先，辦了你的喜事，我死也瞑目了……我這次叫你回家就為這事，因為怕你受了外頭那些新思潮，不肯回來，所以我只告你我病重了……現在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』

他這時漸把對松文的念頭，慢慢打斷了。他說：『父親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但那張家女兒聽說今年也回來了……』

『哦！是的，他在女師範畢業了……正是今年才回來的。』他父親含笑的回答他，他這時心裏打算要求他父親要和張家女兒見面。但終有些不好意思出口，低着頭，等了半天才囁嚅着說：『我打算見她一面。』他父親微笑着，露出很慈愛的樣子說：『這個慢慢商量吧！』現在你先去休息，他這才退了出來。

走到自己的屋子裏，看見所有的家具都新漆過了，知道這都是爲婚事的預備。他正在四圍賞覽着，只見書案上，放着一個白銀刻花的像架，裏面有一個極美麗的女子，手裏攬着一朵玫瑰花，倚在太湖石上，眼望雲天微笑。他心裏吃驚，他想這女子比松文更秀麗了，這到是誰呢？怎麼放在他的屋子裏來呢？他把這像片從案上拿了下來，只見這像的背後，有一行字是：『張靜蘭年十九歲三月五日酉時生。』他這時心花都放了。他曉得這就是他未來的妻子，美麗而年青的安琪兒，這時把松文更忘懷了。並且他漸漸生了鄙薄松文的念頭，他想自己純潔的愛情，只能給那青春而美麗的貞女。松文已不是含露未放的花苞了。把從前松文的印影，用新的幔子罩起來了。

松文自從那少年走後，情緒只覺無聊，常常一人獨坐，回湖水涯畔的美麗圖境，那

少年的笑容，怎樣使她忘了愁苦。這時她瘦白的兩頰上，漸漸湧起兩朵紅雲，彷彿晨光朦朧裏的彩霞。但一想到她現在的孤零和淒寂，那美麗的夢，便幻成可怕的毒蛇，驅逐她到失望的國裏去，她的眼淚又緣着兩頰流下來了。

這一天清早，她正獨自在廊下徘徊着，忽見郵差送來一封信。那熟諳的筆跡，使她的心頭立刻開了花。她忙忙拆開封口，一張美麗粉紅色的片子，落在地下，她想這一定是新出的風景片，忙忙拾了起來，『呀！』她突喊出這驚奇悲慘的調子來。她的手抖着，只見那張結婚的請帖，個個字都像魔鬼向她伸爪似的，她無力的倒在地下了。彬彬正在房裏看書，聽見這聲音，急出來看，只見松文面色蒼白，牙關緊閉，昏倒地下。忙忙叫老媽子，幫着把他扶起，放在牀上，叫喊了半天，她才慢慢醒了過來，但她的神經已經亂了，忽笑忽哭，有時用手在空中亂抓。彬彬慌了，忙忙通知學監，請了醫生來看，醫生只是搖頭說：『這病很有瘋狂的可能，必須趕緊使她熱度減少，才保得性命。』當晚使用汽車把她送到醫院去了。

這消息一傳佈開，彬彬又受了許多的苦痛，人們真奇，某一個人有了一點不是，連

朋友都要被凌辱。彬彬本想搬到醫院去看護她。因怕同學們的冷嘲熱罵，把她的心嚇冷了。雖然心裏憐她，面子上也不願親近她。

松文在醫院裏，過了兩個星期，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，但當她迷糊的時候，還不覺苦。只要她略一清醒時，睜眼一看，自己身傍一個人都沒有，便是窗前的樹葉，也彷彿對她很冷淡的，也好像已經走到天盡頭的孤島裏了，這時只有哀求萬能的慈悲上帝，來接引她了，但上帝也似乎沒有聽見她的哀來，只有黃昏的灰幔，猶戀戀的覆着她，使她看不見人類冷刻的眼波，的流盼罷了。

酒 後

凌叔華

夜深客散了，客廳中大椅上醉倒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酣然沉睡；火爐旁坐着一對青年夫婦，面上都掛着酒暈，在那兒切切細語；室中充滿了沉寂甜美的空氣。那個女子忽站起來道：

『我們倆真大意，子儀睡在那裏，也不曾給他蓋上點。等我拿塊毛氈來，你和他蓋』

上罷。把那邊電燈都滅了罷，免得照住他的眼，睡的不舒服。」

「讓我去拿罷。」男子趕緊也站起來說。

女子并不答言轉身已把氈子抱來，說：

「輕輕的給他脫了鞋子罷。把氈子打開，蓋着他的肩膀和腳，讓他舒舒服服的睡覺。」她看着那男子與那睡着的人脫了鞋子，蓋好了氈子，又說道：

「我們還是坐在這裏罷。他一會兒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。他剛纔說他不回家了，這裏的大椅比他家的床還舒服多呢。」她說着又坐下，「咳！他的家庭也真沒味兒，他真可憐。」

男子仍舊傍他妻子坐着，室中只餘一盞帶穗的小電燈，很是昏暗；壁爐的火，發出那橘紅色柔光射在他倆的笑容上；几上盆梅，因屋子裏溫度高，大放溫馨甜醉的香味。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，眯着眼含笑，道：

「采茗，我也醉了。」

「你不是說你沒喝多少酒嗎？」女子微笑說。

『我不是酒醉，我是被這些環境弄醉了。……我的眼，鼻，耳，口——靈魂都醉了……我的心更醉了——你摸摸牠跳的多麼快！』他說着便靠緊采茗那邊坐。

采茗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，隨後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說：

『你還不認賬喝醉了呢。你聽聽你自己又把那些耳，鼻，口，目，靈魂，心等等字眼全數的搬出來了。只是你的臉不像子儀那樣紅，他今天可真醉了。』

男子似乎沒聽見他的妻子說什麼，仍舊眯着醉眼，拉着她的手，

『親愛的，叫我怎樣能不整個人醉起來呢？如此人兒，如此良宵，如此幽美的屋子，都讓我享到！平常在這樣一間美好舒服的屋子坐着，看着樣樣東西都是我心上人兒佈置過的，已經使我心醉，我遠遠的望見你來，我的心便搖搖無主了。現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，住的是純美的宮，耳中聽的，就是我靈府的雅樂，鼻子聞到的——銷魂的香澤，別說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，就拿荷花的味兒比，亦嫌帶些荷葉的苦味呢。我的口——纔剛嘗了我心上人兒特出心裁做的佳味，——哦，我還可以嘗那似花香非花香，似糖甜非糖甜，似甘酒非……』

『夠了，夠了，你真醉了，好好的又扯上這些小說式的話來逗我。說話小點聲音罷，看吵醒子儀。』

他拿他夫人的手熱烈的嗅了幾嗅，又抬頭望着她道：

『你也有點醉罷？這腮上薄薄的酒暈，什麼花比得上這可愛的顏色呢？——桃花？我嫌她太俗。牡丹？太豔。菊花？太冷。梅花？也太瘦。都比不上。』說着他又靠近坐一些，『呀——不用講別的就拿這兩道眉來說罷。什麼東西比得上呢？拿遠山比——我嫌他太淡；蛾眉，太彎，柳葉，太直，新月，太寒。都不對，都不對。眉的美真不亞於眼的美，為什麼平時人總說不到眉呢？』

采茗今晚似乎不像平常那樣，把永璋說的話，一個個字都飲下心坎中去，她的眼時時望着那睡倒的人，至此方用話止住永璋道：

『我的頭今晚也昏昏的。我喝了酒不愛說話，你却滔滔不絕，不覺得渴嗎？』

永璋餘興未盡，搖搖頭還接續說：

『采茗，我說真話，眉的美也是很要緊的。可是平常初次見面的，看不到眉的好醜，

這須在靜夜相對的時候，才覺得到呢。唉，你的眉，真是出奇的好看。」

『永璋，我不理你了，你儘是拿我開玩笑。』她微聳雙眉說着，轉過身去背着永璋。『我那裏敢？』他急忙分辨，用手輕輕扳轉采茗來。『我現在讚美大自然打發這樣一個仙子下凡，讓我供奉親近，我誠心供奉還來不及，那裏敢開玩笑……我相信一個人外表真美的心靈也一定會美，比如你的心靈。那一時不給我愉快，讓我讚美。就這屋子說，那一樣不是經你的手動使纔被人讚美的。若是有人拿一個王位來換，不用說我這個愛人，就是這屋裏東西，我一定送他進瘋人院去。』

采茗此時似乎聽而不聞的樣子，帶些酒意的枕她的頭在永璋的肩上，望着那邊睡倒的人。永璋仍接續說，

『哦，大後天便是新年，我可以孝敬你一點什麼東西？你給我這許多的榮耀和幸福，就今晚說一通晚，也講不出百分之一來，親愛的，快告訴我，你想要一樣什麼東西？不要顧惜錢。你想要的東西，花錢我是最高興的。』

采茗聽了，想了一想，後來仍望着那睡倒的人。此時子儀正睡的沉酣，兩頰紅的像

浸了胭脂一般，那雙充滿神祕思想的眼，很舒適的微微閉着；兩道烏黑的眉，很清楚的直向鬢角分列；他的嘴，平日常充滿了詼諧和議論的，此時正彎彎的輕輕的合着，腮邊盈盈常着淺笑；這樣子實在平常，采茗沒看見過。他的容儀平時都是非常恭謹斯文，永沒像過酒後這樣溫潤優美。采茗怔怔的望了一回，臉上忽然熱起來，她答說：

『我什麼也不要，我只要你答應我一樣東西……只要一秒鐘。』

『請快點說，』永璋很高興的說，『我的東西都是你的一樣。別說一秒鐘，千萬年都可以的。』

『我要——我有些不好意思說。』

『不要緊。』

『他……』

『他一定不會醒的，你放心說罷。』

『我：我只想聞一聞他的臉，你許不許？』

『真的嗎，采茗？』

「真的！實在真的！」

「真的？那怎麼行……你今晚也喝醉了罷？」

「沒有喝醉，我沒有喝醉。我說給你聽，我為什麼發生這樣要求，你就會得答應我了。我自從認識子儀就非常欽佩他；他的舉止容儀，他的言談筆墨，他的待人接物，都是時時使我傾心的。因為他是有了妻子的人，我永遠沒敢露過半句愛慕他的話。他處在一個很不如意的家庭，我是可憐他。」

「他對我很讚你，很羨慕我。因為羨慕我的人太多了，我也沒理會。我也知道你很欽佩他，不過不知道你這樣傾心。」

「小點聲音。讓我說完我的心事——我天生有一種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，你是知道的，見了十分奇妙的文章，都想到作者的丰儀，文筆美妙的，他的丰采言語却不定美好，只有他——實在使我傾心的。咳，他那一樣都好……我向來不敢對人提過這話，恐怕俗人誤會。今天他酒後的言語風采，都更使我心醉。我想到他家中煩悶情況——一個毫沒有情感的女人，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錢的不相干的孀娘叔父，又不由得動了

深切的憐惜……他真可憐……親愛的，他這樣一個高尚優美的人，沒有人會憐愛他，真是憾事！」

『哦！所以你要去。』
『不，他，采茗？』

『唔，也因為剛纔我愈看他，愈動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憐惜情感，我纔覺得不舒服，如果我不能表示出來。』她緊緊的拉住永璋的手道：『你一定得答應我。』

永璋面上現出很為難態度，仍含笑答道：

『采茗，你另想一個要求可以嗎？我不能答應你……』
『采茗不等他說完，便截住他的話道：』

『我信你是最愛我的，為什麼竟不能應允我這要求……就是子儀，你也非常愛他……』

『親愛的，你真是喝醉了。夫妻的愛和朋友的愛是不同的呀！可是，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很喜歡你同我一樣的愛我的朋友，却不能允許你去和他接吻。』永璋忙連分說。

『我沒有喝醉，真沒醉，』采茗急急說道，『你得答應我，只要去。』他一秒鐘，我便心下舒服了。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？』她看住永璋。

永璋看她非常堅決的神氣，答道：

『信不過你是沒有的話，只是我覺得我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。』

『既然不是信得過我，你爲什麼不答應我？』她站起來很懇切的說，

『你真的非去。』他不可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總不能舒服，如果我不能去。』他一次。』

『好吧！』永璋很果決的說。

她站起來走了兩步，忽然又回來拉永璋道，

『你陪我走過去。』

『我坐在這邊等你。不是一樣，怕什麼，得要人陪？』

『不，你得陪我去。』

『我不能陪你去。況且，我如果陪了你去，好像我不大信任你似的，你想想對不

對？」

她不答的走去，忽然又站住說。

「我心跳的厲害，你不要走開。」

「好，我答應了在這邊陪你的。」

「我去了。」她說完便輕輕的走向子儀睡倒的大椅邊去，愈走近，子儀的面目愈現清楚，采茗心跳的速度愈增，及至她走到大椅前，她的心跳度數竟因繁密而增聲嚮。她此時臉上奇熱，心內奇跳，怔怔的看住子儀，一會兒她臉上熱退了，心內亦猛然停止了強密的跳。她便三步併兩步的走回永璋身前，一語不發，低頭坐下。永璋看着她急問道，

「怎麼了，采茗？」

「沒什麼。我不要 *Miss* 他了。」

